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孟子

孟子

此書孟子述唐虞三代之道辨義利之微崇王賤霸
明性善闢邪說發明孔聖之遺教分為上下七篇

孟軻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後也父激

孟子章旨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公宜母仇氏母夢神人乘雲跨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聞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之利心斥利言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首節見王本為行仁義之道次節王專問利則非來梁之心矣王何必節一章綱領四節深言之

○孟子

姓孟名軻字子與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

見梁惠王

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聞

必節一章綱領四節深言之

○王曰叟

叟是尊之之辭

不遠千里而來

指自鄒至梁言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

之利末節是足上之辭須

類講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富國強兵之策而可以利益吾國乎

○孟子

對曰

以臣答君

王何必曰利

意利是人欲之私

而孟子生焉

孟子三歲喪見梁王在欲行道上不徒

別無可

言意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孟子對曰王欲圖國事

而己矣者見此外

父母有賢德答其禮

見梁王在欲行道上不徒

別無可

言意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孟子對曰王欲圖國事

而己矣者見此外

孟子三歲喪見梁王在欲行道上不徒

別無可

言意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孟子對曰王欲圖國事

而己矣者見此外

而己矣者見此外

篤於教子幼不遠節旨而嬉戲三徒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之勞莫憚稍辭此亦字從儀秦輩生來長就學斷機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之訓維嚴孟利吾國三字只曉得有吾子娶田氏生便不知有大夫士庶人了子名仲子年對曰節旨八十四○孟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子曰人皆知必言意言仁義而曰己矣冀其田而莫有舍此無可言意這兩句知冀其心冀且就理欲上看到下文乃心博學多聞陳出利害來此亦字隱然之謂又曰人接堯舜湯文周孔之緒皆知以食愈何以節旨飢莫知以學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以首愈愚○惠王句為主王者大夫士庶人三十五年孟之倡也三曰字皆心口計子始至梁明較之辭自王曰至國危矣年惠卒襄立是從利上推到有害處萬即去梁遊齊乘四句申說國危看兩必梁惠王字畢竟上人受虧萬取千惠王魏武侯焉三句又咏歎一番以起

仁義之可言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者也○王曰何以利吾國王曰是體王口氣說何以是多方圖謀意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大夫是士庶人是上下交征利上是王下是而國危矣此句

起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是為萬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

為千乘二取字作得字看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十分取一之制不為不多矣是分所苟為後義而先

利後義是以義為緩奪不廢奪是弑上而奪其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

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

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

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

也講夫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正以求利必有害也今王為一國之主如一旦曰何

以使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人皆效尤則大夫有家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家

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使利吾身上欲利其國則取於下下欲利其身家則取

於上上與下交相征利其禍終歸於上而國危矣國危何如天子君萬乘之國而或

弑其君者必千乘公卿之家諸侯君千乘之國而或弑其君者必百乘大夫之家地

位相近則凌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先王制地定法天子萬乘其公卿得十之一而

取千乘焉諸侯千乘其大夫得十之一而取百乘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揆之於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

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

擊之子其先
下文義字單言義者以義主
斷制對利言尤切後義二
之害如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是決言其必然意
仁指愛上說親指父母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畢公高封於
句就下之人說其端却開
自上也
也義主敬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
上說
○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
心則其下化之
○若舍利而言仁義則何如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不仁而遺
自親戴於己也
○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人君躬行夫仁其下胥化夫仁而反遺其親
者也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君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矣未有人
君躬行夫義其下胥化夫義而反後其君者也仁義之利又如此
○王亦曰仁義

庶人至畢萬
未有節旨
此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上
說弑奪則無君親極矣若
魏為大夫數
夫仁義絕無此禍未有二
傳至桓子與
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本
趙襄子韓康
文仁義主在下言註補人
子共滅智伯
君躬行一層是根二者也
分其地桓子
字正照大夫士庶說仁屬
之孫文侯斯
親義屬君就字面分貼其
遂與韓氏趙
實王為一國之君親也
氏列為諸侯
王亦節旨

而己矣何必曰利
此節明指利害與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
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
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
○講夫利與仁義以理欲而論己有當言不當言之
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辨而況其利害相去之遠耶王亦曰仁義以收
尊親之效而已矣何必補
○說統云戰國之君中利已深只空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
曰利以啟危亡之禍哉
○信故必反覆相形指陳利害而後可曲引之於仁義也

○孟子見梁惠王
此寓梁時
復進見也
王立於沼上
曲池
顧鴻鴈麋鹿
顧視
曰賢者亦樂此乎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王亦節旨
此總結上前緊接惠王言
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
而後進之以仁義此接不
遺不後來故先說仁義以
致丁宜而再言利以為深
戒孟子直望王行仁義而
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鴻鴈

王立章旨

鴈陽鳥狀似

鵝而小夜泊

洲渚飛有先

後行列秋南

而春北鴻其

鴈之大者也

○月令孟春

鴻鴈來言自

南而來北也

仲秋鴻鴈來

言自北而來

南也季秋鴻

鴈來賓言仲

秋先至者為

主季秋後至

者為賓也

麋鹿

鹿好羣而相

賢者指君之賢者此

字指所立所願說

與之立於沼上

知賢者之君亦

享不賢者雖有

此若不賢者之

營謀庶民攻之

所以不日王在

成之之故王在

因囿於物魚躍

其臺曰靈臺

其古之人

臺之篇經量度

王戒以勿亟也

伏安其所不驚

民力而民反歡

意在一倍字上

在寫物景在寫

沼池也鴻鴈之大

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他日復見

以決其仁義之

孟子對曰賢者

經始勿亟

勿亟亦是視

庶民子來

此鳥得

王在靈沼

此鳥得

而民歡樂之

歡樂正應

謂

君之有

樂是幸

此引詩而釋之

以明賢者

怒而善迷陰言皆民樂君之辭靈臺之類也故冬至有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

感陽氣而角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解鹿性喜林沼併以游觀耳經始勿亟

麋性喜澤按又追言之正要叫起子來靈沼則見於哉充滿之魚躍詩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之高為沼之深宜其取

此釋麋鹿與以見民樂之意是詩人極民之怨矣而民願子來趨事而反歡樂之且加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集註異靈臺美兩王在重看禽魚各得沼以其成於不日若神靈之所為也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龍觀於民情而

說苑曰積憂其所咸遂其性在物如此文王之能樂可知矣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能施行仁政惠鮮懷保與民偕樂

為愛積愛為於人可知文王以民力下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因以能樂也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仁積仁為靈只衍詩意古之人二句方是斷辭釋詩重民歡樂句

臺所以為靈者積仁也加以美名樂其所有總跟歡樂來與民偕樂謂平日

湯誓有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政是也能樂自民樂其樂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

夏王率遏眾方率制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時日節旨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引書指樂民欲以下即貼

而文王亦得靈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也大雅靈臺之詩有云文王經始於靈臺方以享其樂也言其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庶民相與攻治之而不終日以成

之雖經始之時正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鹿鹿馴伏而不動麋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潔白囿中有沼王在

靈沼則見於哉充滿之魚躍詩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之高為沼之深宜其取民之怨矣而民願子來趨事而反歡樂之且加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以其成於不日若神靈之所為也又樂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魚龍觀於民情而文王之能樂可知矣此何故哉蓋由古之人平日能施行仁政惠鮮懷保與民偕樂

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因以能樂也臣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喪亡子及女偕亡子即指日說

民欲與之偕亡就書辭而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言必不能此引書而釋之申其意享其樂意註以明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

我豈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湯誓之言有曰桀嘗自此於日

民怨其虐因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乎子室及汝偕亡由書言觀之為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人心離散亡無日矣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享其樂哉臣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然則王能以文王為法以夏桀為戒民惟恐王之不樂也即沼上之立鴻鴈麋鹿之顧庸何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盡心照救荒說焉耳矣是極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耳矣是極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河內河東
魏都大梁在
見覆亡之不暇豈能獨享

大河東南故
其樂作實事說
寡人章旨

故安邑之地
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
道盡心二字是主首節惠

為河內今河
王欲以小惠得民次節孟
子言小惠不足以得民不

東府是
違節是王道盡心之先務
五畝節是王道盡心之成

鼓
功末節斥其時政之失罪
歲二字正破梁王病源章

樂記曰鼓聲
內雖教養並說要重養一
邊民未知教猶屬養道未

之聲謹謹以
全蓋因論救荒而發也
寡人節旨

立動動以進
此梁王以小惠為盡心而
期於得民也首二句虛河

眾左傳云戰
內四句正自言盡心之實
察鄰國以下下是責望民之

勇氣也一鼓
來歸但一頭移民移粟一
頭覘察鄰國便是為名非

作氣
釋名云甲象
物有甲以自

甲兵
禦亦曰介曰

釋名云甲象
物有甲以自

禦亦曰介曰

頭覘察鄰國便是為名非

東徙
移其粟於河內
移粟是移
河東凶亦然
移民移粟
察鄰國之政
政即救
無如

寡人之用心者
用心即
是盡心
鄰國之民不加少
不加少謂不
見分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
不加多謂
不見分外

多何也
何也有歸
罪歲凶意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王自

負其恤民之政誇示孟子曰寡人之於國也所以計安斯民者可謂盡心焉耳矣何
以見之河內凶荒猶幸有河東熟也則移其河內之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其河東

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至於河東凶荒而移民移粟處之亦猶河內焉
吾之用心如此察鄰國救荒之政誠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以鄰國之不用心宜民

之少而不加少以寡人之用心宜民之多而不加
多其故何也意者歲凶為災人力無如之何與
○孟子對曰王好戰好戰則必請

以戰喻
喻比也以
戰比治道
填然鼓之
之字指戰士謂擊
鼓以進戰士也
兵刃既接
器械器刃刀
也接即交戰
棄甲曳兵而

走
甲重難走故棄
兵可禦追故曳
或百步而後止
喻鄰國不
恤其民
或五十步而後止
喻惠王能
行小惠
以五十步

笑百步
喻惠王望民
多於鄰國意
則何如
問以近笑遠
曰不可
是王明
於戰了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是

指五十步亦
多於鄰國意
曰王如知此
此字指五十步
不可笑百步言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無望民多就小
惠難得民說

字對百步言
曰王如知此
此字指五十步
不可笑百步言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無望民多就小
惠難得民說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函曰鎧皆堅實盡心處何也口氣見人重之名○崑力無可如何隱含罪歲意尤以金作兵王好節旨

兵有五一弓此因其明以通其蔽言小二及三子四惠不足以得民也喻是喻戈五戟又刀治道填滿也謂鼓聲充滿於行閒也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或五十步猶

穀之種不一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有言二穀為步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梁稻菽者有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言五穀為麻黍稷麥豆者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有言六穀為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節旨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而笑彼百步之遠為怯則王以為何如惠王曰不可夫戰以勝負為勇怯不以走之遠近為強弱彼五十步者直偶未至於百步耳要之五十步亦走也安可以此笑彼耶孟子曰王如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加多於鄰國也蓋治以王道為盡心猶戰以勝敵為能勇今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 ○不違農時 妨民耕收之時穀不可勝食也言穀數言不入洿池不入是上禁魚鼈不可勝食也言魚鼈之多

荈者有言九此是就兩間現成自然之利先為之擲節裁制以收稻麻大小豆拾人心也恆產未制先之以不違畜產未立先之以言百穀包舉不入樹藝未興先之以時三穀各二十入首段不違是主蓋移粟

也罾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罾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罾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擲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講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當法制未備之初王道之始則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以擲節愛養為先如農時乃穀所自出也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此二句總上遞下語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是字承二句來憾是恨

種為六十蔬由於食價故足食為先下二段皆可以佐穀者因並魚鼈也苟數畝不入洿池則洿池之所產者無窮而魚鼈不可勝食矣山林所以產

各二十者言之農時與農隙不同是材木也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山林之所生者無盡而材木不可勝用矣夫至穀與

數畝不入治田之時洿是地勢自然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官室之有資祭祀棺槨之有備是使民養生

魯語云宣公池是人力所鑿二字平看者得以遂其願喪死者得以盡其情而皆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五畝之宅

夏濫於泗淵註中厲字是避列守之澤心得而邦本固紀綱法度可從此次第施行矣此王者治道之始事也

里革斷其罟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有樹之以桑樹是植桑所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服之也雞豚狗彘之畜豚是雄豕無

而棄之曰今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順體其所欲曰不違數

魚方別孕不殖繁多未到人食用至上就上父母下妻子說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謹是嚴謹庠序皆鄉學也教說申之以孝悌之

教魚長又行字言喪其死也無憾二字義孝悌是教中得廣兼人倫詩書禮樂在內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也又云魚禁重王道本乎人情使人情二句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莫備於此故決其可以王註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鯤鰔斧斤時入不至渙散然後可立法制過脈語然而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家給人足風移俗易王道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地官山虞掌以圖經久始字是王道教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

山林之政令養根脚不是起頭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

物為之厲而五畝節旨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

為之守禁仲此是告以王道之成乃盡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

冬斬陽木仲心極處五畝之宅在一夫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效則

夏斬陰木凡授田百畝外照註分在田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服耜斬季材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以時入之令今之村落便是無失其時

萬民時斲材
有期日

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無
失其所生一是因其時而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
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

五畝百畝

遂之使無失其所長上不
道以左右民是

講由是因既固之民心定裁成之法制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
王制一夫受
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

私田百畝公

至此則恆產已立三可以
授以百畝之田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一夫
田十畝八家
字俱從王者經畫看出謹

是為八百八

字有屏邪說黜具文兢兢
焉又以孝悌為百行之原

以無飢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於是納子弟於庠序之中而詩書禮義之教必致謹
十畝餘公田
於天命人心之正意庠序

二十畝八家

之教孝悌為重故特申以
白之老者不至負戴於道路

夫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而享夫飽煖之休黎民之
分之各得二
提醒之須照下頌白句淺

畝半以為廬

淺講七十者二句合老幼
師而就吾之教養矣然而不與王於天下者未之

有也此王者治道之成也非王所宜盡心者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是既有
舍城邑之居
申言之正見心無不盡養

亦各得二畝

內便該教意如是則天下
死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是又無以

人死 則曰非我也歲也 是既何異於
半春令民畢
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

出在野冬則

矣故王可決也是對針梁
刺人而殺之 刺人而死之

曰非我也兵也 以兵利
畢入於邑在
王暢然意滿語註品節即

野曰廬在邑

在法制中法制品節即所
焉對他不加 註檢制也

死便殺 曰非我也兵也 以兵利
以裁成輔相亦即所以左

宅桑

右民也補出王道之成緊
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
釋名曰宅擇
與上節始字相應

也言擇吉處

狗彘節旨

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
而營之也 ○此方對定首節痛陳時弊
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

典術曰桑者以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
箕星之精神政地不知檢指平日不知
木蠶食葉為發指臨時兩不知正指他
文章人食楫不盡心處其罪全在我了
老翁為少顏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解
月令季春命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
野虞毋伐桑何以異夫兵不能代操兵
柘鳴鳩拂其者之罪歲能代失政者之
羽戴勝降於罪乎無罪歲二句通章結
桑具曲植遠穴與首節何也二字應註
僅后妃齋戒能自反是先革弊政發倉
親東嚮躬桑廩以紓目前之急益修其
禁婦女毋觀政指行王道之始以及王
省婦使以勸道之成也

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
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
改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反使狗彘之畜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所檢制
耳至於塗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以賑貸之雖移民移粟而民且飢以死矣乃見
人之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之罪也歲凶書之也是何異於操刀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殺之也兵刃殺之也王誠無歸罪於歲而自反於已舉王道之始終而一
一盡心焉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補寡疏云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
王矣豈特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安對勉強看見
其出於誠意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安意以受教
梁惠王聞孟子之言
有憾曰夫子之舉王
器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專
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器以教寡人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專
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鐵有以異乎
別也
○曰無以異也
就同歸於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死上說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對曰臣試問王殺人者以挺杖
與兵刃有以異乎王曰挺之與刃器
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
政謂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曰庖有肥肉
庖是熟
又問而講
孟子又問殺人者以兵刃與虐政有以異乎王曰
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
庖是熟

廐有肥馬
廐是養馬之閑肥肉肥
民有飢色
飢色是
野有餓莩
餓莩是
此率獸而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
孟子因其明直指其虐政曰王既知虐
政無異於挺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

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
孟子因其明直指其虐政曰王既知虐
政無異於挺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

狗有三守狗
俱借客形主法重為民父
獵狗參狗此
母四字蓋王道始終已詳
指豕狗
上章故此因其受教之言
只緊承狗彘節再三警惕
道
釋名云道路
之總見虐政不除則王道
也路露也言
不可得而行也

承教章旨
此章教梁王亟革虐政意
俱借客形主法重為民父
母四字蓋王道始終已詳
上章故此因其受教之言
只緊承狗彘節再三警惕
道
釋名云道路
之總見虐政不除則王道
也路露也言
不可得而行也

也路露也言
不可得而行也

也路露也言
不可得而行也

人所蹈而露見也

承教節旨
一安字見他虛心處然究於上章所指陳未了徹也

此合下節是承上歲兵之意而敷衍之挺刃不重只

要引起政字
以刃節旨

跟上節一滾說欲王知虐政之殺人慘於挺刃也

庖有節旨
此正指虐政殺人之實是承上狗彘食人食塗有餓

獸相節旨
獸相食二句又是退一步作跌醒語不曰君而曰父

母正見一體相關處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為民父母恩有所屬行政責有所歸不免惡在四字極冷

仲尼節旨

也充王之庖有肥肉馬充王之廐有肥馬焉以此屬民故民有飢餒之色野有餓死之人夫養禽獸而致民之死此無異驅率其獸而食人也挺刃之殺人不過是矣

○獸相食 是獸類自相殘害 且人惡之 惡是惡其殘 為民父母行政 行政且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 此正是行虐政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 夫率獸食人乃虐政之

獸本異類其自相吞噬人之見者且以其同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其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

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二句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此句是推仲尼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使字指 衛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

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

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講獨聞仲尼之惡不仁者乎仲尼曰始作俑以從葬者最為不仁此人殆無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為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殉葬孔子猶惡之況以刺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此豈不尤見惡於仲尼耶 補 人主欲興利必先除害相如之何其可哉吾王有受教之誠必先除虐政而可也 形以挺刃而知虐政之慘更不止於兵相形以率獸而知虐政之毒更不止於獸相形以作俑而知虐政之報更不止無後上章因盡心之言欲導其行仁故其辭婉此則因承教之願欲使悟其

上節慘其辭以動之此節失故其危其辭以惕之只象人而言直

用便是不仁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註中實使實

敗於齊

字正對象字 晉國章旨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此章教梁王以報怨之長策救民正所以報怨也王字是主全重施仁政上蓋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攻彼疲敵有不戰則王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晉國即指文侯武侯時非謂從前晉國也嬰之所知也知是及寡人之身

寡人惠王自稱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自東敗至此皆是敘今日之弱寡人恥

之字指願比死者死者指先人一洒之洒是雪其恥如之何則可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晉地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梁惠王厚幣招賢原為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強其國即孟

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言梁惠王厚幣招賢原為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強其國即孟

兵稱雄於列國東勝齊西勝秦南勝楚天下莫強於晉焉此嬰之所知也及至寡人

之身以東則馬陵覆師而戰敗於齊長子申為其所虜而死焉是晉弱於齊矣以西

則取我少梁繼割夫河西喪地於秦者凡七百里是晉弱於秦矣以南則與楚將昭

陽戰敗亡其七邑而見辱於楚是晉弱於楚矣此皆寡人貽恥於先人者也今將報

齊國之怨摧秦楚之鋒願為死者一洒其恥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略頓使晉復強於天下不知當用何計策而後可 ○孟子對曰王無患喪敗之難以自振也雖地

晉國即指文侯武侯

自東敗至此皆是敘今日之弱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可報齊秦楚之怨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知是

及寡人之身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知是

及寡人之身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知是

及寡人之身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知是

及寡人之身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言用何等計策乃魏本

魏與秦戰元之何有恐喪敗之餘難以耕是用耒耜以壯者以暇日

起土耨去草也亦即刑賦所寬之日修其孝悌忠信意雖屬民自修就

梁三十一年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兵

中亦有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入以出以總項孝悌忠信二句正力行其所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

既相距鞅詐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

之堅甲利兵矣逐意是驅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

將而擊之兵既相距鞅詐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

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講刑罰則省之不戕民命稅斂則薄之以養民生使民得

既相距鞅詐遺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

以安業力農春深於耕夏易於耨衣食既足禮義可興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閒暇之

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印以為

志孚而忠義奮可使吾孝悌忠信之民斬木為椹以彼奪其民時彼指秦楚奪民

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為下制挺以撻言也孝悌兄弟妻子離散而室家不能相保

散離散是奔註彼謂敵講秦楚之堅甲利兵最稱雄於天下而吾謂制挺可撻者何

其軍盡破之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薄斂使不得耕耨盡力於農畝意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凍餓是不兄弟妻子離

其軍盡破之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溺其民形暴虐意王往而征之征是正其夫誰與王敵此句重看正申陷陷於阱

其軍盡破之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講於阱溺其民於水如此

其軍盡破之歸秦惠王與出皆必以之則是事其恐割河西之長上無異於父兄矣可使

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講於阱溺其民於水如此

地獻於秦以二句只形容壯者可以戰和魏遂去安下往征方說到戰上

邑徙都大梁 彼奪節旨 此與上施仁節句句相反

辱於楚 彼陷節旨 陷溺其民即指上節說以

楚世家楚懷 仁伐暴無與為敵故制挺

王六年楚使 可撻也

柱國昭陽將 故曰節旨

兵攻魏破之 兩仁亦敵兩暴亦敵以仁

於襄陵得邑 制暴則無敵無敵則可以

八此與註七 王矣更何計國之大小哉

邑不合 勿疑二字直與他打破後

襄王立惠王 壁註迂闊正照仁政言

葬有日矣天 梁襄章旨

大雨雪至於 此章見人君欲一天下在

牛目壞城郭 於仁不嗜殺人四字極重

巨為棧道而 告新君而先動其不忍人

葬民甚病之 之心所以正其本也天下

羣臣請弛期 莫不與節正申不嗜殺人

更日不可惠 者能一之故

公駕見太子 梁襄節旨

民怨之深矣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其虐民之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夫誰與王敵哉此所以制挺可撻也

指仁 王請勿疑 仁政三節言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 故古語有曰仁者之君天下無敵知仁者之無敵

更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則知百里可王亦惟驗諸仁政之施耳王請勿以

臣言為疑而斷然以施仁政為務雖以梁 匯參云仁政之施當直貫

而王可矣尚何先人之恥不可雪也哉 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

○孟子見梁襄王註 襄王惠王 昔孟子在梁適襄王嗣惠王而即位孟子見之蓋

得行於 出語之人想是同志隨 欲觀其動靜以下其仁政之不能行於其父者或

其子也 出語人曰 行者非泛泛外人也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是近而親就不見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容辭氣不當處

說以法文王
之義乃更擇
也按一見後即去魏適齊

出語節旨

年與諸侯會
出語人三字貫通章以與

徐州相王也
王問答者大有關係不可

追尊父惠王
不傳定以勢言兵革寧息

為王先是各
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一節旨

王於其國徐
孰能一指君言此與下一

州之會則王
問俱不用曰字以已統於

下矣
卒然問曰句也

不嗜節旨

早之為言悍
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

也陽氣驕蹇
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

所致也
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

孰與節旨

雲山川氣也
孰能與指民言當時列國

公羊傳曰觸
既各畫疆而守之民欲舍

石而起膚寸
彼趨此必有所禁制下文

而合不崇朝
沛然誰禦正答此意

天下節旨

而雨者唯泰
此以久旱易為雨民勞易

山雲乎○雨

能合而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殺如好濫
刑重斂皆是
也
講
吾對曰必也以不忍為

殺一人者為
能統一之
○孰能與之註
王復問也
講
王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對

曰天下莫不與也
莫不與言盡
天下皆與之
王知夫苗乎
苗比
七八月之閒旱
旱比當
時虐政
則苗槁矣

苗槁比民憊
悴於虐政
天油然作雲
天比仁君作雲
比仁政將行
沛然下雨
下雨比仁
政既行
則苗淳然興之矣
非

槁時也比勞
民易為仁意
其如是
指淳然興
孰能禦之
之指
今夫天下之人牧
人牧是養
民之君
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
見皆暴
虐其民
如有不嗜殺人者
假設辭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是

伸
誠如是也
如是指
引領望
民歸之
歸是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沛然指水說是
形民歸之勢
註
周

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

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

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

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
講
吾對曰苟有不

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講
嗜殺人之君出

則天下莫不歸而與我也王亦知夫苗之性乎當七八月之閒旱則苗之生意槁矣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起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

水從雲下也為仁作主天下莫不與句
兩者輔也言且虛講下正明莫不與意
輔時生養也寫苗一段須暗射下人牧
王弼曰陰陽一段寫人牧一段須同照
二氣生於黃上苗一段嗜殺之天下民
泉氤氳交結皆既稿之苗矣望以心言
出地為雲二歸以身言望之歸之即荷
氣力均則能不嗜殺人之雲雨而淳然
為雨興起者也此可想見天下
齊宣王莫不與之象

陳公子完奔齊宣章旨
齊世為齊大此章總要齊王黜霸功而
夫初以陳為行王道大旨在保民而保
氏後改田氏民之源頭在不忍不忍之
至田和始篡作用在善推以及人之老
齊而有之宣幼不忍之實事在制產分
王和之曾孫五段看首五節是許王不
威王子也諡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誠
法善問周達有三節是啟王以察識王
曰宣○蘇秦悅四節是啟王以擴充權
為趙合從說然後六節是揣王不能擴
宣王曰齊南充之由於大欲吾憚六節

耶今夫天下之君職為人牧者肆為暴虐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
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矣夫誠望之如是也則民之歸之猶水之就
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故曰天下莫不與也吾之與王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奈之何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事是經營可得聞乎
齊桓公晉文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其當時
公皆霸諸侯者講取威定霸之事亦可使寡人得聞之乎
徒是學無道桓文之事者無道是
孔子者無道桓文之事者羞稱意是以後世無傳焉
後世指孟子當日言惟無道故無傳臣未之聞也

惟無傳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
故未聞無以則王乎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講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尊王賤霸無有稱道桓文之事者
下之道講是以後世無傳述焉臣未之有聞也王必欲臣言之不已其惟王天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德即道也存諸心為德發諸事為道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莫禦見智失其

謀勇失保愛宣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則可以王天下矣孟子曰王道甚大其
其力意護也講要只在保民誠能愛恤保護斯民勿使失所則可以得民心之歸
而王天下莫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若字乎哉字有
恐已不足當意
曰可保民意
曰何由知

吾可也
問有何事可憑
曰臣聞之胡斡曰
引言王坐於堂上
堂是人君聽治之所
所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有泰山東有是實推保民之仁政

齊宣節旨

河北有渤海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

也臨淄之中便問桓文事是經營霸業

七萬戶甚富濶則誰不知

而實其民無仲尼節旨

不鬪難走狗必云仲尼之徒蓋私淑一

奔博踴躍臨脈不敢舍所學以從君也

淄之塗車穀道傳聞三層相承說註王

擊人肩摩連天下之道道字重看對上

祗成雌舉袂桓文之事說

成幕揮汗成曰德節旨

雨天下不能問德何如則可以王意古

當也而乃西來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

面事秦竊為何者為德也保民略斷而

大王羞之王王七字連看此句是一章

曰寡人不敏綱領保有保養意含下衣

請奉社稷以食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有

從○宣王八保恤意含下凶年死亡有

年孟子自梁保護意含下與兵構怨保

遊於齊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

上五卷一

牽牛是為王見之牛說曰牛何之何之有何往對曰將以豐鐘豐鐘是因鐘之豐而

看○王曰舍之舍是勿殺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無罪指對曰然則廢豐

鐘與然字承上曰何可廢也禮不可廢以羊易之是以羊不識有諸註胡斲齊臣也

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豐郊也觳觫恐懼貌孟宣王因問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

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

若王者可以保民也宣王曰何由而知吾可也孟子曰臣嘗聞之胡斲曰王一日坐

於堂上適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因問牽牛者曰此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

殺之以為豐鐘之用也王乃止之曰舍此牛而勿殺之吾不忍其觳觫恐懼似乎無

罪而就死地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豐鐘之事與王曰豐鐘大事何可廢也

其以羊易之則鐘得以豐而牛得以全矣臣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

所聞於胡斲者如此不識王果有此事否也○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

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吝財指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足字中含察識擴充意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吝財指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痛牛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王

之死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承認曰易牛之事吾誠有之孟子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不外乎不忍是王易

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為愛惜其財也臣由王

不忍其觳觫之言思之固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齊國雖禰

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王曰然然字只然孟誠有百姓者此承以王齊國雖禰

為愛句

齊國雖禰

釁鐘

血者陰幽之齊王意中不知王道何等

若寡節旨

物釁用血以艱難孟子直以保民盡之

也○考工記鳥氏為鐘

小編小是窄狹見吾何愛一牛一牛言所費之小卽不忍其殼觶卽字作若無罪而就死地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無罪就死地又自解其不忍意

亦齊王語釁鐘非牛不可

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慮到此

有之節旨

曰是誠何心哉是指以羊易牛何心是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之指牛而字轉

是心句緊承有之以證明何由知吾可之問足王者

謂有這不忍念頭便含了

實非愛其財而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也是吾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指

然泉達光景註察識擴充

字且勿露百姓以王為愛

一語是緊關若不設此句無以發其難而啟其端卻

見其

庖厨

大昊取犧牲

以供庖厨

玉藻云君無

故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

羊士無故不

殺犬豕是以

君子遠庖厨

凡有血氣之

類弗身踐也

隨以臣知王之不忍救解之撥動靈機正在此二句

誠有節旨

此見王只求解脫個愛字

全無察識處然字單承知

不忍說誠有百姓單承皆

以為愛來齊國雖褊小二

句跟誠有百姓句而辨之

即不忍其穀餼以下又跟

然字之意而認之也即字

正指孟子知王不忍句非

又述自己前言

無異節旨

上已云固知王之不忍今

又設牛羊何擇之難似孟

子亦以王為愛者註中故

字是故意之故齊王語塞

全在易之以羊置辨不得

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為

句一頓撥轉而字則兩也

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

鬪筭如此看而易之以羊

生不忍見其死

不忍是存心之仁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四其字指禽獸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是以承上不忍

見聞說庖是宰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

處厨是烹處

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

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講孟子因為之解曰雖百姓皆

處此是全好生之德於難處之中乃為仁之巧術也何者見牛之穀餼則此心已發

而不可遏未見羊之穀餼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使覺

鐘不廢而牛得全以遂不忍之心也非仁術乎大凡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

生不忍見其今日之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既死之肉是以君子雖以禮用之

有不得已必遠庖厨而不忍於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之所為正合於君子臣所以知至為不忍也雖有百姓之言庸何傷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此二句夫子之謂也

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

夫子之謂也

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

見聞說庖是宰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處厨是烹處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講孟子因為之解曰雖百姓皆處此是全好生之德於難處之中乃為仁之巧術也何者見牛之穀餼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之穀餼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使覺鐘不廢而牛得全以遂不忍之心也非仁術乎大凡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不忍見其今日之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既死之肉是以君子雖以禮用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厨而不忍於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之所為正合於君子臣所以知至為不忍也雖有百姓之言庸何傷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二句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夫子之謂也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夫子指

是求牛羊

何擇之故

不得吾心

是不得所

夫子言之

是見牛未

見羊之言

於我心有戚戚

焉

戚戚即前日不忍

穀餼之心復動意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此心指不忍牛死之心何也是聞

所以合於王之故正未知擴充意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

王因孟子解其所

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難而有得於心乃

難而有得於心乃

難而有得於心乃

也不過一讀耳

無傷節旨

此正解牛羊何擇之難只無傷也三字先了卻愛字一重仁術是仁自生術非以術行仁之謂牛羊無別只見與未見有別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為可殺故說個遠庖廚於禽獸三字亦可味於禽獸只好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見未見哉胡氏云一本心也已發主於擴充未發在於豫養

王說節旨

此節乃前後過峽王於本心略能察識下皆孟子教王以擴充也前難以牛羊何擇覺真無可解卻說出見牛未見羊把齊王悶塞

說曰巧言之詩有云他人有心予能忖度而知之正寡人有心夫子忖度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乃行之自以為不忍矣及聞夫子牛羊何擇之難反而求之則又不得其所以不忍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於我前日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又動焉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不忍之心特加於一牛耳夫子乃曰是心足王吾不知其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 設人言告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此是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的榜樣 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恩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恩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恩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 然則一羽之不舉

註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孟子又設喻以啟之曰有人復白於王者曰吾之力足以舉百鈞之不自肯為耳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吾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小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為誠然乎王曰否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曰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蓋民物之待吾仁者有緩急而

胸懷登時解釋故悅戚戚
句最重是當下能認取本
心了此心合於王句亦問
得緊與是心足王句相應

有復節旨

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

以老幼幼說明與他只
緣王不解合於王看保民

甚難故先分疏難易使之
了然而後告以用恩處百

鈞四句正仁民愛物之喻
今恩三句難得最緊切乃

一章警策處註民切物緩
就心上說仁民易愛物難

就術上說重難易句人皆
有力有明有恩但不用耳

用字最好為不用恩正獨
何與之故用恩是統同說

推恩則有次第矣
不為節旨

此節只先得不為也非不
能也二句之意齊王在形

吾之施仁於民物者有難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恩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察秋
毫也而乃坐視斯民之危功不至於百姓是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恩能及於
所難而獨不能及於所易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力焉與
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恩焉既不用恩
因以不王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
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形是模樣異是分別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用一以字便是兩難集於一身了
語人曰我不能
語之為不能
是誠不能也
見非推

為長者折枝
不重長者之命重折枝之易
語人曰我不能
亦諉之為不能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見真推諉意
故

王之不王
不王指不用恩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類指不能之類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類指不能之類

不為之類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
王之類
之類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講

曰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為非是不能敢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孟子曰如挾太山之重以超北海之廣此事之至難者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而非誣也

至於承長者之命而為之折枝此本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怠惰而不肯為也非

力有不足而不能也然則推吾固有之恩而加同類之人亦何難之有故王之不保
民而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相異之形如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之幼
以及內便見有序在
天下可運於掌
運掌是言推恩之至易意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四書補注卷一
上五卷一
十一

狀上問本呆故孟子只與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是釋詩舉是用斯心指仁心加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淺譬之末四句兩相形處指國故字承舉斯心句來推恩是推是施及意彼指寡妻兄弟家邦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妻子是舉至古之人泛指古

雖是冷語全要得鼓舞他意使知保民只在用恩故老老幼幼之恩保四海就是王近以該遠也帝王說所

下遂告以推恩之事老吾節旨以大過人者大過人指無他焉言無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善推是推恩有序以今恩

此正教王以擴充而明是心足王之實也吾老幼人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獨字對古人言何是註老以老事之也吾

老幼理一分殊老之幼之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

自各有實事在天下雖大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

推而及之其運用甚易故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

曰可運於掌運與視不同反之則必有故矣故講夫王之不王由於不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

視諸掌屬易知運於掌屬易行兩及字分明是舉斯復推本而再問之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

加彼引詩只作一證先寡妻次兄弟次家邦皆彼也是則舉天下之老與幼無一不被吾老老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下也特運諸掌

揭出一心字指全體之心耳詩云刑法於寡德之妻至於我之兄弟推之以御於家邦蓋言文王能舉仁心施

言舉加見其甚捷正明所之於家而家齊施之於國而國治總不外斯心之運用而已然則老老幼幼獨非此

以易處故推恩二句是結心之所推乎故人君能推老老幼幼之恩則包含徧覆足以保四海之大而無難所

上意推恩者不是推全牛謂是心足王者此也不能推老老幼幼之恩則眾叛親離且無以保其妻子况四海

之恩以及民蓋因全牛一乎古之聖帝明王其功業隆盛所以大過人者豈有他道哉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事認出良心本體卻從本愛物善推其所為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

度
釋文云度者
分寸尺丈引
也所以度長
短也

體上推出先親親後仁民
也古之人三句又是引古
人以證之善推字重看以
上答合於王意已盡未復
以今恩三句重難之又最
警策但前獨何與是詰其
難易失宜之故以起下不
為此獨何與是詰其先後
倒置之故以起下請度

權然節旨

此節是要王認出病根來
權度二字註雖實講然要
含稱之量之意物無權度
所差只是一物若心無權
度則自老老幼幼以至寡
妻兄弟家邦仁民愛物無
不顛倒錯亂豈特一物之
差而已哉故曰為甚王請
度之欲王自稱量其心而
施恩有序也註本然權度
謂當然之理亦只是此心
抑王節旨

不能善推者
獨何故與

○權然後知輕重

輕重指物

度然後知長短

長短亦指物

物皆然

言凡物皆有權度
心為

甚心就應物之時言
為甚是比物更甚王請度之

度指仁民愛物之緩急言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
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

講王特不教度之耳彼物有輕重必權以
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講稱之然後知其孰輕孰重物有長短必
度以量之然後知其孰長孰短凡物皆有然者况心為萬化之原其輕重長短之難

齊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則所行錯亂又豈但一物之失已哉是心之不可無
權度更有甚於物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百姓是愛物之心反重且長仁民之心
反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者亦不度故也王請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己之處民

物者有大不
得其平者矣

○抑王與甲兵

甲兵是堅甲利兵

危士臣

危是喪敗士是戰卒臣是將帥

構怨於諸侯

構怨是結仇怨

然後快於心與

快即快樂

註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

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

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講夫愛民之心宜重且長而王反輕且短者豈無故耶
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抑王必欲與甲兵以示威危士臣以取勝構怨於鄰

國之諸侯以稱雄天下然後快足於心與苟以是為快則
殘萬民之命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曷不於此而度之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事上三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大欲即下辟土地等事此處且含蓄 註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
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

此雖是代王度之其實又深一層蓋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耳與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三句串說重危士臣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百姓

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講王曰夫子謂我快乎此三者否也吾何快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講於是而為之然所以必為此者將以求吾所大欲故不得已而為之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欲得其大難王笑而不言以所欲之妄

處快字與上不忍對照曰否節旨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肥甘是肥而且輕煖不足於體與輕煖是輕而且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抑字是轉文法采是華采之色聲音不足聽於耳與聲音凡樂音歌音皆是便嬖不足使令於

王既云何快而又曰將以求吾所大欲求大欲正他病根所在其不能推恩百姓者以此註尚明於他指不忍一牛言

前與便嬖是左王之言諸臣也皆足以供之上皆字指而王豈為是哉是亦指曰否吾

笑而不言者王亦自知其為妄難語諸人也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姑先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人情所欲聲色為甚故加一抑字轉進一步王之諸臣二句含冷諷意皆字指肥甘五者不

不為是也此言不為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然則承上不為是欲辟土地欲字貫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撫是安輯意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註近習

雙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大欲可得而聞

王之所欲之大有難以語人者但付之一笑而不言孟子固知大欲之所在姑先詰之曰王之所大欲果為肥甘之美味不足充於王之口與輕煖之衣服不足被於王之體與抑為華采之麗色不足視於王之目與靡麗之聲音不足聽於王之耳與

便習雙幸之人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凡此數者之欲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固無待於求矣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此非吾之所大欲吾原不為是而與兵構怨也孟子曰王既不為是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

子曰王既不為是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

諷意皆字指肥甘五者不

諷意皆字指肥甘五者不

指諸臣關土地四項相承
說必辟得土地乃朝得秦
楚然後中國皆我莅而四
夷可撫也此直是王天下
事若但以興兵構怨求之
萬無可得之理所以有緣
木求魚之喻

若是其甚句有怪而疑之

之意孟子卻又說殆有甚
焉把後災警動之合他向
來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
下來鄒與楚戰下個與字
便見啟覺在鄒不自量小
弱意然則三句因鄒楚而
概論之三固字言固然之
理何以異於鄒敵楚正應
後災句王誠求大欲不得
不另尋一條路以圖王業
故以反本進之反本不外
下節發政施仁徒盡心力
於興兵構怨之為抑未矣

國稱藩莅中國而宅中以圖大撫四夷而荒服皆賓貢也是所欲既大則所以求之者亦大矣若夫以興兵構怨之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攀援樹木而求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與甚指緣木求魚曰殆有甚焉謂大欲難得比緣木求魚更甚緣木求魚雖不得

魚無後災災以禍言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盡心力者言其求之切意後必有災必字重

不能曰可得聞與是欲得聞後災之實曰鄒人與楚人戰見鄒有不自量意不可倒轉說則王以為孰勝曰楚

人勝以強大之勢言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小大以與圖言寡固不可以敵眾寡眾以人民言弱固不可

以敵強弱強以勢力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指齊楚燕秦韓趙魏宋中山也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一指齊八指

指天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言無所分別蓋亦反其本矣本是大欲之本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

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講王曰大欲之求果若是緣木求魚

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講之甚與孟子曰殆有甚於緣木求

魚者也何則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然止不得魚耳無有後日之災以若興兵構怨之

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盡心力而為之不惟大欲不可得而災且及其後矣此所以為有甚也王曰所謂後災者可得而聞與孟子曰欲知後災之說當審天下之勢設使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誰勝王曰鄒非楚敵也明矣吾以為楚人勝孟子曰鄒既不可敵楚然則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國之大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民之眾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力之強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大槩有九而齊集合其地

今王節旨

商賈

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謂之商因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謂之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此承上反本來發政施仁謂以不忍之心發之為政而施其善推之仁也此句

重凡士農商旅皆有一仁政及他了使天下三字貫

下五句使字是鼓舞感動之意欲字有心悅誠服之

意欲疾其君總上四項說極言其欲歸也五欲字正

與大欲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

但就士農商旅心上說末句方是身之來歸正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意吾憫節旨

上說發政施仁尚無下手處故欲求教而力行也憫

者不明故須明教孟子言制民之產亦以明君言之

恆產節旨此只疊疊推無恆產之弊

僅有其一以齊千里之一服海內千里之八其大小眾寡強弱之不敵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吾知其必敗矣所謂後災者此也王欲求大欲蓋亦反其所以求大欲之本矣何必以興

○今王發政施仁發政所以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使字重見兵構怨為哉

動意直貫赴懇句仕者兼已仕未仕在內五欲字有歸心意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農人說商賈皆欲藏於王之

市商賈阜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外為客人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君是

赴懇於王赴懇是赴其如是如是跟上去五個欲字來

孰能禦之禦是遏止之意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然所謂反本者

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何也今王誠能

發愛民之善政而一皆施愛民之仁心則澤被於一邦聲聞於四海將見仁恩所感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

知王之市廛無征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知王之關津不暴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欲疾其君之虐者望王之弔民伐罪皆欲來而赴懇於王民之歸仁不約而同如此其

如是孰能禦之而使勿歸哉至此則大小眾寡強弱○王曰吾憫不能進於是矣憫

非所論矣臣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夫豈誣哉

願夫子輔吾志輔是開導明以教我教即教如何發我雖不敏不敏即

資質愚昧是指發政施仁願夫子輔吾志引翼意

請嘗試之試是見昏同講王道也惟敏者為能行之吾賦質昏昧不能為而進

之於行昏同講王道也惟敏者為能行之吾賦質昏昧不能為而進

之於行昏同講王道也惟敏者為能行之吾賦質昏昧不能為而進

之於行昏同講王道也惟敏者為能行之吾賦質昏昧不能為而進

之於行昏同講王道也惟敏者為能行之吾賦質昏昧不能為而進

見恆產所繫之大也言士
正以起民只重民上蓋士
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
於犯刑此恆產所以不可
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
他不忍之心恆產即下五
畝之宅等恆心即下善與
禮義而善又禮義之總名
明君節旨

是故字承上恆產所繫之
大來明字與吾惜句對以
其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曰
明君此制字重看玩必使
字有經畫周詳意仰足二
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
二句是制產裕於豐凶終
身飽有三年九年之蓄故
以樂歲概其終身驅即教
字有安擾馴使意從之也
輕對下奚暇說

此泛指當時之君言句句
今也節旨

於是矣願夫子開吾之惜以輔吾欲為之志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
施一一明以教我我雖惜而不敏請以夫子所教者嘗試而行之
有恆心者惟士為能 惟是獨見士之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 因字見 苟無恆心放
外則不能也 及陷於罪 陷罪是 然後從而刑之 刑

辟邪侈無不為已 放是縱軼辟則偏陂邪是枉 曲侈則淫蕩一字深一字 及陷於罪 犯法是 然後從而刑之 殺
也 是罔民也 罔民正與 馬有仁人在位 仁人即發政 罔民而可為也 註 恆常也產生
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 講 孟子曰仁政必
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先於制產彼無
常生之產而有常存之心者惟士嘗學問知義理者能之若凡民則無常生之產因
無常存之心苟無常存之心則無以檢其身而放辟邪侈之事無不為已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以懲其罪猶欺其不見而取之是罔民也馬有保民之仁人在上
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夫民無恆產其弊一至於此則恆產之所繫不洵大乎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是故承上節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必
二字貫下四句事 俯足以畜妻子 畜妻子是 樂歲終身飽 樂歲是 凶年免於死亡 凶
父母是及人之老 及人之幼 樂歲終身飽 樂歲是 凶年免於死亡 凶

是五穀不 然後驅而之善 驅即教意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熟之時 然後驅而之善 善即恆心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而有常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
心也 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

而有三 然後驅而之善 驅即教意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而有常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
心也 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

而有三 然後驅而之善 驅即教意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而有常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
心也 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

而有三 然後驅而之善 驅即教意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而有常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
心也 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

而有三 然後驅而之善 驅即教意 故民之從之也 輕 輕是民有所 註 輕猶易也此
而有常 是故明君知恆產所繫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
心也 使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

與上節相反今亦云制產者蓋非百畝之制因其所制之產而立厚斂之法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所以豐凶皆受其苦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節旨

此反本指制產言是起下文不是結上文

五畝節旨

此承上反本而詳陳制產之法要得推恩意所謂發政施仁以及人之老幼者俱從不忍一念擴充出來五畝三段是民有恆產五畝百畝蠶桑雞彘為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無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恆產制民可以有恆心故有謹庠序

即凶荒之年亦可免於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驅而之善故民有所以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自輕易而無難矣此所謂民有恆產因有恆心者也○今也制民之產今字與上明君相反非不制也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與上有資與上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是老幼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豐凶之備

王欲行之

行指發施則盍反其本矣本指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盍反其本而制民之產哉制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

此是制產以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是制產以

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是制產以

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是民有恆心老者衣帛食肉是恆產黎民不飢不

寒

利於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字正與保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

一段正與驅而之善二句
應專重制產邊教只帶言
以應上恆心耳老者二句
東上起下衣帛食肉粟帶
不負戴說不飢不寒要帶
知孝悌說是無不保之老
幼也然而不王二句見大
欲不求而至又正與保民
而王應以完無已則王之
旨

莊暴章旨

此章見好樂當通民情也
以與民同樂為主前三節
歸重在甚字要舍同樂意
點醒機關卻全在可得聞
與節臣請三節分出甚不
甚樣子末節是勉辭

好樂

齊王悅南郭

之吹竽廩食

以數百人喜
鄒忌之鼓琴
卒授之國政

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
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
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
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饒告精切如此
而做固已深終不護制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授以田百畝外有五畝之宅而牆下
能悟是可歎也 樹之以桑以供蠶事則帛有所出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至
於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耜收穫之時則粒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餓矣恆
產既制恆心以生於是謹為庠序之教又於其中申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皆知愛親
敬長而代其勞頹白之老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自無負戴之
勞黎民得以不飢不寒而皆知孝悌之義如此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
可闢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然而不王於天下者未之有也臣所謂保
民而王者以此區區集解云此節與前對梁王者不異但彼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
區區功何足道哉 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對上盡心說此根上保民說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 見以朝 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未有對是卒然

未曰好樂何如 何如重有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 甚極也猶言 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

齊臣也庶幾近 莊暴見孟子曰暴嘗入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好樂當時可否未
辭也言近於治 莊暴未有以對之也敢問好樂何如如果有妨於治乎孟子曰好樂

是可見其好與民同樂意庶幾即含可樂處○黃帝王意不是僅能治其國

他日節旨

之咸池堯之韶夏商周之幾之意引王以公樂於民

大章舜禹之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

之樂也鄭音不可使聞於孟子也

好濫淫志宋王之節旨

音燕女溺志前好樂甚二句只論其理

衛音促數煩此方是激切告君以歆動

志齊音教辟之樂以情言不在聲容上

驕志此世俗說今樂猶古樂全從甚字

之樂看出能好樂甚則無古今

之異非樂真無古今也

可得節旨

此節泛就常情言未說到

人君身上獨樂二段不徒

是問他全要啟發他公心

以為言樂張本兩不若字

正先王與世俗所同處人

與眾即後百姓影子

臣請節旨

無妨特患王之好未甚耳使王好樂甚而充之以盡其量焉則齊國其庶幾於治乎○他日見於王曰見是有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此事否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英韶漢是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直但也世俗之樂變色者慚其謹孟子因暴不能復問以悉其意故他日見

王慚其好之不正而變乎色曰寡人之所好非能進於古而好○曰王的好樂甚則

先王之樂也直聞於今而好世俗之樂耳安可使聞於賢者哉

齊其庶幾乎此甚字即含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由猶今樂世俗之樂謹孟子曰王

俗之樂為慚也願王之所好何如耳王之於樂非徒嗜其音而好之甚焉則齊其庶

幾於治乎而何論夫樂之今古也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

之樂猶古之樂也而何異哉○曰可得聞與甚二句曰獨樂樂與人樂樂樂指鼓孰樂言樂

也而何異哉○曰可得聞與甚二句曰獨樂樂與人樂樂樂指鼓孰樂言樂

甚曰不若與人此就公私言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以人言曰不若與眾此就

言則與言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可得聞其

眾為其言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謹說與孟子先即常情以引之曰獨自鼓樂以

為樂與人鼓樂以為樂二者孰為樂之甚王曰獨樂則情隔而不孚不若與人之為

甚也孟子曰與少鼓樂以為樂與眾鼓樂以為樂二者孰為樂之甚王曰與少則情

孚而未廣不若○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與眾之為甚也○臣請為王言樂此承與人言此以下皆孟謹孟子曰王如知此

管籥之音是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
管職掌於小開下兩節

今王節旨

師長尺圍寸此合下節俱虛設情景非

齊國實事一不與民同樂

之鳴矣古以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

玉今以竹管蹙頞則雖好先王之樂何

亦有古今與裨於治疾首蹙頞對下欣

驚職掌於笙欣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

師長寸圍分也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

止一管而為故聞王之鼓樂而憂樂之

用氣極老陽容亦隨之好樂是主併田

之數矣古以獵言之者以王亦好田獵

葦今以竹籥故也兩使字是不堪之辭

亦有古今與至此極連下讀父子二句

田獵正是極處鐘鼓單出故曰

王制曰天子聲管籥雜比故曰音車有

諸侯無事則和在賦馬有鸞在鑣故亦

歲三田一為謂之音

乾豆二為賓欣欣節旨

客三為充君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

之庖無事而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

今王鼓樂於此鼓字當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疾首

總是憂

愁貌

吾王的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此極即下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今王田獵於此田獵是遊畎狩百姓聞王車馬之音音是和鸞見羽施之美美是

表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此數句此無他此指民怨不與民同樂也不與民同樂指鐘鼓管籥皆

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頞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試以好樂未甚者言

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之今王肆好樂之情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所擊之聲管籥所吹之音舉皆疾痛其首蹙聚其頞而相

告曰吾王的好鼓樂於己之情適矣夫何使我百姓至於此窮苦之極也以父子則

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至於離散若是其不樂也不特鼓樂為然也今王肆馳驅之

情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所馳之音見羽旄所建之美舉皆疾痛其首蹙聚其頞

而相告曰吾王的好田獵於己之情適矣夫何使我百姓至於此窮苦之極也以父

子則不相見以兄弟妻子則至於離散若是其不樂也夫民之疾怨其上有如此者

無他蓋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

民同樂故也此非好樂未甚之所致而不能庶幾於治者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同上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喜色與疾首吾王庶幾

蹙頞者異矣

吾王庶幾

蹙頞者異矣

不田曰不敬俗之樂何妨於治兩節相

田不以禮曰形要見民猶是民也而哀

暴天物爾雅苦忍變為歡欣可知好樂

云春獵為蒐宜甚正得引進王意庶幾

夏獵為苗秋何以皆欣幸之辭庶幾猶

獵為獮冬獵云殆也何以以字活蓋民

為狩宵田為愛其君如言吾王邇來庶

燎火田為狩幾幸無疾病與何其能鼓

羽旄樂為樂也

杜預云析羽為旄為王者

旂車之所建也

無疾病與庶幾是何以能鼓樂也反言以見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亦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此指民樂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指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

者言之今王鼓樂於此其鐘鼓管籥無異也然百姓聞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而使吾

民得聞至治之聲也不特鼓樂為然也今王田獵於此其車馬羽旄亦無以異也然

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所建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邇來

庶幾幸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而使吾民得睹太平之象也夫民之欣喜其上如此

者無他蓋由平日切於愛民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也此非好樂

甚者之所感而能○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同樂指平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行

也則王矣便是齊其庶幾○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

末須補今樂猶古樂意

文王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公利以恤

民重與民同之上蓋齊王

但在制度上較圍之大小

孟子則就民心上原圍之

大小一引之一警之也

姑正其本而已講夫觀民之憂喜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

意當時民大齊圍左右必有假文王事以為言者文王豈崇圍若此蓋亦蒐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圍耳孟子只要發下面公私且不辨其有無但曰於傳有之語最斟酌

若是節旨

若是其大句是驚異之辭

兔

兔者明月之民以為小蓋視君圍若己精視月而孕圍併其大亦忘之也芻蕘吐而生子故雉免字活看猶云取芻取謂之免曲禮

云祭宗廟之禮免曰明視國之大禁首在圍中則圍之不便於民可知蓋齊圍曲禮云入境之麋鹿亦即周圍之雉免而問禁入境乃周圍之雉免可殺齊圍而問俗入門之麋鹿不可殺故不曰圍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如此今樂古樂又何擇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囿者有事則講武無事則遊觀

方七十里

是疑其未必有也

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據古書以答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其有當活看欲馳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講齊宣王問曰吾聞文王之囿其地方七十里之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講廣不知果有諸乎孟子對曰於傳所載有之

○曰若

是其大乎

大指七十里說

曰民猶以為小也

民指文王之民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何也字有咎民意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芻蕘者是採樵之人

雉免者往焉雉免者是射獵之人

與民同之

聽民自往取便是同民意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宜是事理人情當如此

註芻蕘也宣王曰文王

禮免曰明視國之大禁首在圍中則圍之不便於民可知蓋齊圍曲禮云入境之麋鹿亦即周圍之雉免而問禁入境乃周圍之雉免可殺齊圍而問俗入門之麋鹿不可殺故不曰圍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問禁

曲禮云入境之麋鹿亦即周圍之雉免而問禁入境乃周圍之雉免可殺齊圍而問俗入門之麋鹿不可殺故不曰圍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而問諱註問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阱禁慮得罪於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

君也問俗慮阱焉容如是之大
得罪於眾也
交鄰章旨

問諱慮得罪
於主人也
此章論交鄰之道前三節
因問交鄰而勉其為仁智

郊關
五十里為近
示以大勇安天下之民要

郊百里為遠
之交鄰通常變言則勇適
以善成其仁智也

關者蓋四郊
門也
仁者見理而忘勢大事小
事以心言智者明理而識

勢小事大事以禮言湯事
葛四句是引證言古之人
有行之者而今當取法也

昆夷乃西戎
仇滄柱云沼吳秘計出自
種蠶諸臣在句踐全以能

也綿詩云肆
不殄厥愠亦
忍為智
以大節旨

不隕厥問是
此節不過言交鄰之善以
見道之當盡耳不分優劣

時猶為小事
樂天畏天上文事大事小
名事見國

大也又云昆
內己具此處只點出天字
語史記

中民以為大
大就貽害
不亦宜乎
此句與上不同民以為小未必有是事也是懸
斷其宜民以為大民已有此語也是直決其宜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講若王之囿則異是矣臣始至於王之境必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之廣但百姓有殺其囿中之麋鹿者即加以重刑如殺人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陷阱於國中以一國之中而有四十里之阱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是則囿一也公之於民雖大亦小私之於己雖小亦大王惟
公其樂於民可耳何必以四十里與夫七十里者較大小哉
補國中一句最重正

與與民同
之句對照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此問自是息
孟子對曰有是有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仁者是仁者之君大小以
是故湯事葛
事葛指遺之牛
羊往為之耕
文王事昆夷
事昆夷指兵
刃不加令其

自服二句引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智者是智者之君
故太王事獯鬻
即後章事狄
人

馬珠
句踐事吳
即事吳王夫差以子女金
註弱人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
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

講齊宣王問曰當今列國分爭無有寧日不知交鄰國以講信修睦亦有
道乎孟子對曰有道惟仁者之君知有理不知有勢即小國雖或不恭

夷駮矣維其以顯仁智之妙是歎美之
喙矣註以為辭保天下保其國俱從交
此文王之時鄰看出雖論道理實帶說
也蓋周德日效驗以歆動齊王

盛昆夷自服 畏天節旨
想文王初年 詩蓋言保天下也謂斷章
亦須字之則 取義作畏天者保其國一
為大事小耳 證固可然看來不妨照詩

史記云唐虞 何嘗不為畏天之智者而
以上有山戎 由畏天以保其國何嘗不
獫狁獯鬻居 由畏天以保天下此說較
於北蠻隨畜 圓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
牧而轉移其 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俗有名不諱 大哉節旨
而無姓字夏 勇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
道衰而公劉 能忍氣之意
失其稷官竄 王請節旨

於西戎邑於 此孟子就好勇邊引導王
邪其後三百 也開口說王請無好小勇
有餘歲戎狄 直是頂門一針夫撫劍二
政大王直父 句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

而吾之量足以容之為能以己之大國而事鄰之小國是故葛小國也而湯事焉昆
夷小國也而文王事焉此用仁以交鄰之小國者其一道矣惟智者之君知理之當
然又知勢之不得不然即大國時或侵陵而吾且畏而奉之為能以己之小國而事
鄰之大國故獯鬻大國也而太王事焉吳大國也而句踐事焉此用智以交鄰之大
國者又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樂是無所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畏是有所
樂天 樂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保是

者保天下 容保 畏天者保其國 保是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 夫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也即天也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講以大事小者是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
人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是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不敢違理畏天者
也樂天者天地為懷萬物一體非保天下之氣象乎畏天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非
保一國之 補 本文只言大事小而集註則曰大字小 詩云畏天之威 畏是不敢違
規模乎 蓋仁者忘己之大實只字之若事之耳 然樂天之仁者究何嘗不畏天周頌我
赫然于時保之 保之是不 註 詩周頌我將 講 然樂天之仁者究何嘗不畏天周頌我
之威于時保之 失天命 註 之篇時是也 講 將之詩蓋言保天下也有云人君敬畏
上天之威於是保守天命而不失然則能畏天者以 王曰大哉言矣 大是贊美辭
此保國不即以此保天下哉仁智交鄰之效如此 言即仁智交

鄰之 寡人有疾 疾是氣 寡人好勇 好勇即 講 言以好勇故不能 王曰大哉夫子之
矣但寡人有偏好之疾而疾在於 是疾 講 言誠交鄰之善道
好勇是以事大卹小皆不能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此好小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此好小勇
之形狀撫

之形狀撫

賈父往走岐敵一人所謂技止此耳王下邠人悉從請大之一句最重直喚起賈父而邑焉下三節精神勇曰大勇便句踐

是包仁智說

王赫節旨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此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賈后少康之勇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庶子也封於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會稽以奉禹民之說蓋因其可怒而怒祀後二十餘之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世至於允常詩辭三以字疊說趨重對與吳王闔廬於天下句密畏則天下之戰而相怨允大者無不畏阮懷則天下常卒子句踐之小者無不懷此文王之立吳伐越越勇只就救阮一事言未可因擊吳師敗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於樵李射傷天降節旨闔廬且死告此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大其子夫差曰勇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必毋忘越三師之意作之君便是以天年莫擊越敗位寵之作之師便是以天乏夫椒越王德寵之有罪二句言已必

劍是彼惡敢當我哉彼謂彼人也當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此二句頂上二句說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也王請無好血氣之小勇耳夫

當我而與之敵哉此特匹夫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何足為好王

請於帝王之大勇好之則仁智皆所優為矣奚至以好勇為疾乎

怒王指髮整其旅整頓以邊徂莒文王為方伯專征伐故遏止之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重此句起安天下之

此文王之勇也此指王赫五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天下之民正見大勇處詩大雅皇矣

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

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王矣大雅皇矣之詩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文王於是赫然斯怒遂爰整其師旅以

遏止密人徂共之眾以抑強扶弱篤厚周家之福以對答於天下仰望之心此文王

之勇於詩可稽也夫文王赫然一怒遂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諸

侯強不敢凌弱眾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為安勇何大也

下民降是作之君作是立君以養民言作之師師以教民言惟曰其助上帝助是贊助上帝是天寵之四方寵是

異有罪無罪惟我在除暴安民皆已之責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曷何也越志即是作亂一人衡行於天下

一人指紂衡行武王恥之恥是恥己君師未盡不能除暴安民此武王之勇也此字正跟而武王亦一

是不循理而行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武王恥之

以餘兵五千當盡君師之道亦重天下
棲於會稽使二字一人二句是孟子釋

大夫種行成書意恥之重看正是怒處
於吳請為臣就誅紂上見

妾子胥諫勿
今王節旨

許夫差許之所謂王請大之者以此須
句踐反國乃補出至此則將臣天下之

苦身焦思臥諸侯而交鄰不足言矣蓋
蕪嘗膽身自仁雖以事小然非以養亂

耕作夫人自為仁智雖以事大然不以
織食不加肉謹守為智勇正仁智之作

衣不重采折用處

節下賢與百
雪宮章旨

姓同勞苦居此章孟子以公樂畜君也
數年伐吳敗樂民之樂句是一篇要領

之吳請行成第三節推言與民同樂之
范蠡曰昔天效以廣其志旨意已盡後

以越賜吳吳七節引景晏往事無非欲
不受今天以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其

吳賜越越其關係實事在補助其打動
可逆天乎遂齊王處在君臣相悅

滅吳
雪宮節旨

怒而安天下之民
亦字對上
節文王看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
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

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
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講吾又聞大勇

書泰誓之言曰天降生此下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惟曰其能助上帝以

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師則凡有罪者
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惟我在此天下曷敢有過越厥志而作亂者乎書

言如此當時商紂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以為己恥而舉兵誅之此武王之勇
於書可考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商紂之暴遂能
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為安勇何大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亦字對
文武看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有急救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
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

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講夫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今
見情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講天下之為暴者多矣斯民之被困也甚矣王

亦效文武之一怒與弔伐之師而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望王除暴
亂以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何以好勇為疾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雪宮乃宮室
外別宮也
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賢者指孟子此
樂指雪宮之樂
孟子

對曰有是宜
人有此樂
人不得
人指民不得是不得
安居之樂非指雪宮
則非其上矣
非毀謗也
言人君能與

雪宮離宮名

雪宮 此與梁惠王問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君其辭遜賢宮建於東國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辭雪山峙於西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域○今青州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府城內城隍用一有字答了便罷只引廟西有雪宮向與民同樂上說遺址不得節旨

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講音宣王館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禮遇之隆曰雪宮之地寡人時遊以為樂也今以之處夫子則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王既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也然不特當與賢者共之亦當與民共之若使人不得遂其安居之樂則必有起而非其君上之心者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非也以不安分言為民上此便見有愛民之責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亦非也以不郵註下不安分上不講夫人不而遂非其君上者是不安其分固非理也苟為民上獨樂於已而不與民同樂者則不恤其民亦非理也然則為君者安可無恤民之道而使有非上之民哉○樂

用上句以引起下句不平合兩非字便見君民一體之義民固不可生非上之心君又何可專樂於己而不恤其民哉

樂之樂者上樂字是君去樂之民亦樂其樂下樂字指民心所欲民亦樂其樂上樂字是民慶幸憂民之憂者上憂字是君去指民心所惡民亦憂其憂下憂字指君禍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天下字見不為一

此跟上引王與民同樂而及其效樂民樂憂民憂便有仁政在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憂樂相反而實相因故兼言之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大同是從上四句內見得人君憂樂能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必王意註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講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誠使為君者能所欲與眾而樂民之樂則民見君有可樂之事亦樂君之樂能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見君有可憂之事亦憂君之憂夫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矣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是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矣憂樂相通上下無間如此則

天下之民皆歸附於我矣然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遊觀

遊觀

轉附朝儻兩以字著力即此便有天
轉附乃太王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故
之墓即武陵下接然而不王二句
是也朝儻乃昔者節旨

桓公之墓即景公晏子乃霸習耳孟子
穆陵是也兩引之重在法先王上遊觀
山傍西北近之樂亦類雪宮欲比先王
齊國都海在觀便有及民之意修字莫
其南故云遵放過下巡述補助正是修
海而南晏子節旨

琅邪名越此節語意趨重省耕省斂
琅邪邑名越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
王句踐之故之大者故統言之省耕省
國也句踐并斂在巡狩述職之外夏諺
吳欲霸中國只帶省耕省斂說曰巡狩
徙都琅邪地曰述職重其名也又解以
理志云齊地巡所守述所職見得所事
東有琅邪之重如此無非事句雖結
巡狩述職上亦貫下蓋事亦所以為
巡所狩者自民也省耕省斂是恐其失
上察下也述時補助乃省中一節故用
所職者自下而字轉下天子行於畿內

遵海而南海是放於琅邪吾何修
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轉附朝儻之山因遵循海濱而南以至於琅邪之邑庶幾吾國山川之勝都邑之雄
與夫民風吏治一歷覽而可得其槩焉吾不知何所修為而後可以比隆於先王之
遊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善是善吾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適往
巡其治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民之職無非事者此句承巡
民之政耕而補不足補者發倉廩以賑之秋省斂而助不給助者預處以周之或免租
曰是夏畿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是得補助而安樂吾王不豫豫是遊吾何以助助亦兼一遊
內語

修是作爲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比是效法意
註名嬰轉附

然與民同樂在齊亦有行之者矣昔者齊景公問
於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先王所重吾意欲觀於

於其臣晏子曰省方觀民先王所重吾意欲觀於
吾國山川之勝都邑之雄與夫民風吏治一歷覽而可得其槩焉吾不知何所修為而後可以比隆於先王之
遊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善是善吾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適往
巡其治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民之職無非事者此句承巡
民之政耕而補不足補者發倉廩以賑之秋省斂而助不給助者預處以周之或免租
曰是夏畿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是得補助而安樂吾王不豫豫是遊吾何以助助亦兼一遊
內語

秋省斂而助不給助者預處以周之或免租
曰是夏畿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是得補助而安樂吾王不豫豫是遊吾何以助助亦兼一遊
內語

休是得補助而安樂吾王不豫豫是遊吾何以助助亦兼一遊
內語

皆以為法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
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
病其講晏子對曰遊觀而以先王為法善哉君之問也試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朝也
是一往一來皆無有非事而空行者不特此也蓋天子諸侯又每年春行郊野以省

皆以為法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
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巡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
病其講晏子對曰遊觀而以先王為法善哉君之問也試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
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自述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朝也
是一往一來皆無有非事而空行者不特此也蓋天子諸侯又每年春行郊野以省

達上也○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孫疏云述職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字乃訓逐也

諸侯行於國中夏諺獨言民耕焉耕有不足則為之補之秋行郊野以省民斂焉斂有不給則為之助之故夏時之諺有曰吾王若不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何以蒙其休吾王若不豫則不足不給王無由知吾何以獲其助是王之一遊一豫皆有恩○今也不然不為民師

豫自下被憲曰休自上所惠以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此先王之法也

與曰助兩一字甚活今也節旨

此正與上節反看師行則夫役之擾皆民應糧食則供億之費皆民支明賙是形於色胥讒是形於言凡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若流與下節流字不同流連荒亡言其慢遊非一事也

從流節旨

此固解上文字義亦是痛恨其弊而歷指之上二句指行舟之狀以釋流連下二句指從獸樂酒之事以釋荒亡重兩忘反兩無厭

師行是眾軍護君而行糧食是糗糒行糧之屬

行而糧食 師行是眾軍護君而行糧食是糗糒行糧之屬

飢者弗食 承糧食來

勞者弗息 承師行來

眊眊胥讒 謂眊眊然而讒

言其

流連荒亡 只是遊行不絕餽餉亦不絕意

言其

流連荒亡 只是遊行不絕餽餉亦不絕意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糧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愚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謹 今也諸侯之遊觀則不然而見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謹 君行則師旅從之師行則糧食從之使民疲於供給而飢者弗得食擾於夫征而勞者弗得息由是眊眊然側目胥為讒謗之言民乃作慝深懷怨惡之心是上逆天子安民之命下虐國家無辜之民其飲食侈靡若水之流無窮極焉而或流或連或荒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忘反或亡不勝其勞費之煩徒為其所屬諸侯之憂而已

謂任

意所往流是流蕩而無節意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連是連續而不絕意

從獸無厭謂之荒 無厭謂無厭足

荒是荒廢時日

樂酒無厭謂之亡 亡是亡失政事

謹 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謹 知反則謂之流自其挽舟逆水而邇上任其意之所適而不知反廢時失事也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謹 知反則謂之流自其挽舟逆水而邇上任其意之所適而不知反廢時失事也

協諸侯之慮是也

先王節旨

打轉先王坐實無今時之弊下句乃偏抄得緊

惟君所行言他人著力不得只看君所行何如是直逼上正路非謂但憑君做也

徵招角招

公說節旨

招作韶本舜悅字最重大戒三句總跟樂因敬仲奔齊而韶樂在齊故其聲皆曰韶樂有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當時景公全為民事故止取徵角二音○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者好君也只推結晏子便

悅字來重在興發上正與憂樂同民相照始者景公創舉也時當春耕故但云補不足召大師作樂有欲以一時美事傳之無窮意君臣相悅總為民事故樂不取宮商而取徵角其名招者取繼美都俞之意也述樂章中畜君一語可知晏子告君全副精神所在

則謂之連從獸田獵而無厭足則必至於廢時故謂之荒宴樂飲酒而無厭足則必至於失事故謂之亡流連荒亡之義如此安得不病民而為諸侯之憂乎此今時之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樂以心言行以言言互文也○非省耕則省斂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惟君所行也惟字兩邊說是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夫遊觀一也在先此二者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時之弊則何先王之不可法哉晏子之言如此○景公說說是喜晏大戒於國是遍示

意出會於郊是不敢晏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以景公從前未召大師曰官之長為我

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想當孟子時此樂猶在故指以實之名其詩曰

畜君何尤也畜止畜君者好君也好是愛此句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

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

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景公有感於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晏子之言而

說轉附朝舞之觀不復行遂大戒於國以示更新出舍於郊示不自安且便省民時

正當春於是始興發倉廩補民之不足者景公說晏子之言而見於實事如此則晏

子之說景公也可知矣景公乃召大師曰爾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達我君臣相說之情焉其當時所作之樂有取於徵為事角為民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其詩

要在康庶事住一片欲王納諫如流奮
制琴以歌南發有為情思含蓄言下
風其要在阜

民財

明堂

明堂本天子

畿內朝諸侯

布政之宮黃

帝曰合宮堯

曰衢室舜曰

總章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

制度各異周

曰明堂大戴

禮云明堂凡

九室一室有

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茅蓋

屋上圓下方

天子巡狩朝

此章總見王政當行之意
明堂周制周先王積功累
仁之所致也故孟子引文

明堂周制周先王積功累

仁之所致也故孟子引文

王公劉太王來說明堂之

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

毀不可毀俱不論而但言

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

進之辭治岐一段是正說

公劉太王二段是權說

明堂節旨

齊王欣慕明堂其意在勿

毀也

夫子明節旨

孟子從其欣羨處引之故

以立明堂本意告他講王

者之堂句不重制度只重

出政令上王者以位言是

責難語非張大語行王政

之被於樂章者則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招尤而取罪也
臣竊以此詩而思之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何尤
哉王誠聽臣之言一如景公晏子之相與有
成則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非其上者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是併遺

址而去之毀諸已乎

已止

註趙氏曰明堂太山明

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

齊宣王問曰明堂之建由來

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久矣人之議者皆以天子不

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謂我毀明堂

今從人議而毀諸乎抑已而勿毀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者指

古帝王

欲行王政

王政且

則勿毀之矣

補可王意註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乃王者時巡方岳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今巡狩之禮

雖廢而先王之政尚存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居此堂矣何必毀哉

○王曰

王政可得聞與

此問有欣

慕王政意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九一是

周徹法仕者世祿

指其先世言世

關市譏而不征

關以行旅言

澤梁無禁

澤是畜魚者梁以防魚

者無禁是不禁民之取

罪人

不孥

惡惡

短也

老而無妻曰鰥

鰥是無匹配相

老而無夫曰寡

寡是寡

老而無子曰獨

獨

子然

一身幼而無父曰孤

孤是無

所瞻依此四者

四者指鰥

寡孤獨

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無告是無父

母妻子可告

之下做明堂居明堂所出之政
定制為堂故 王政節旨

泰山有明堂 言王政而以文王治岐之

澤梁

蒙引云澤水 政便有王天下之規模故

所都處梁水 舉做個榜樣也耕者五句

所通處正可 王政之大綱是行其所當

絕流而漁故 務老而無妻以下又就中

以為魚梁也 抽出言之是重其所先務

鯀

趙氏惠曰鯀 天下二字猶云以天下之

愁悒不能寐 人較之此其更苦者耳先

目常鰥鰥然 只汲汲加厚意非謂先恤

其字從魚魚 窮民而後行九一之法

目恆不閉也 也發政施仁該得廣虛說

不專指上耕者五句詩言

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

災獨甚矣其可哀哉引來

重下句通節俱要切定治

岐發論正坐明堂朝諸侯

之本

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必先斯四者 必先是獨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嫠獨 引詩只證四者 直先與文王無

與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

註

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

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

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

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

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

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

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

也 王曰夫子所謂王政其實可得聞與孟子對曰王政莫善於文王昔者文

王之治岐也耕者有九一之法但使之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取乎

祿報夫仕者厚也道路之關都邑之市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禦

暴而不為暴也瀦水之澤通魚之梁不設厲禁同利而不專利也人之有罪者但罰

及其身而不及其妻孥用法而不苛法也至於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

之寡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幼而無父者謂之孤此四者無父母妻子之養乃天下之

窮民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固無所不周必先加意於斯四者小雅正月之

詩有云多財之富人猶之可矣惟此嫠獨之人甚可哀也夫惟

其災獨之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所謂王政者蓋如此

治岐 曰王如善之 此善字緊 則何為不行 是詰其不 王曰寡人有疾 疾是氣 質之偏 寡人好

上告王正意已盡此因王 之政 接上來 行 之故

公劉

周本紀后稷

之興在陶唐

唐虞之際皆

有令德傳至

不窋夏后氏

政衰去稷不

務不窋以失

其官而奔戎

狄之閒不窋

卒再傳公劉

立雖在戎狄

簡復修后稷

之業務耕種

行地宜自漆

沮渡潤取材

周行者有資

民賴其慶乃

遷邑於豳百

以好貨為疾而借公劉以誘進之也公劉非好貨者

只在詩中乃積乃倉句取意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也

以貯之也橐小而易負囊大而難舉橐既無底何以行意

裹糧蓋兩頭皆可入糧並是孟子申東而載之於身也干以自

衛戈以攻人戚以禦近揚堂不必以敵遠引詩因好貨同民

意未顯故又著居者行者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

三句以申之重兩有字即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

所欲與聚念頭好貨與百姓同之在制恆產薄賦斂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如以此言為善則何為而不試之行乎王曰寡人

上註推己之心以及民便非不欲行之也寡人稟性之偏而有疾寡人之疾在於好貨故取民無制不能行王

已該耕耨九一等政矣下

貨財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田有露積乃裹餼糧裹是

思戢用光思和民而顯其業乃遷豳弓矢斯張張是張

故居者有積倉居是平時之居行者有裹糧也此二句言民富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不是以此貨與百姓只是推己及人使人皆富足意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

王曰善哉夫子王政之言乎孟子曰聞言貴於能行

爰方啟行便

四者皆兵器

然後可以爰方啟行

於王何有

應上王

者見明

詩大

雅公

劉之

詩有云公劉乃積乃倉以厚其民乃裹盛餼糧於無底之橐有底之囊既有行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於王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色是女色對曰昔者太

姓多從而歸
好色節旨

焉周道之興
此又因王以好色為疾而

自此始故詩
借太王以誘進之也太王

人思其德而
非好色者只在詩中爰及

歌之賦篤公
姜女句取意來朝來日之

劉一章首云
朝水許漆水之許沮水之

簾公劉匪居
許也聿語辭當是時三句

匪康迺場迺
亦正申好色同民意當流

疆言厚哉公
離播遷時如此則平日可

劉之於民也
知重兩無字即所惡勿施

其在西戎不
念頭好色與百姓同之在

敢邕居而治
保全其室家各遂其婚姻

田畝既富強
上上述公劉遷幽在平定

矣思和民而
安集之後故以完積倉為

顯其業乃遷
先此述太王遷岐在流離

幽
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

戚揚
務一以遷幽而開王業一

二者斧鉞之
以遷岐而基王迹此意須

別名斧小鉞
點在兩王如上方與於王

大
句照應

妃
王之章旨

夏殷以前后
此章專為四境不治發末

四書補注
王之章旨

夏殷以前后
此章專為四境不治發末

王好色愛厥妃
如即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
聿來如言同來當是時也

是時播遷之時
內無怨女

怨女是無夫者
外無曠夫

曠夫是無妻者
王如好色與百

姓同之
亦如太王令民無怨曠

於王何有註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

行王政也
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

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
亶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

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

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

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平天下者聖

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

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

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講王曰寡人非特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講好貨也寡人稟

性之偏而有疾寡人之疾又在於好色故用度奢侈不能行王政也孟子對曰好色

亦無妨於王政也昔者文王之祖有太王者亦嘗好色而愛厥妃矣大雅縣之篇有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以避狄人之難率循西水之許至於岐山之下爰及姜女聿

來相與擇宇而居焉由此詩觀之可見太王好色又能推好色之心以及其民故富

此播遷時也內無無家之怨女外無無室之曠夫而基王業王如好色亦能加太王

與百姓同之使無怨曠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於王又何難之有如是則可以坐明堂

如之制其文
略大率皆稱
一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
而朝諸侯又
何必毀之哉

如故黃帝帝
斷案要幕寫出有心之問
無心之答一段光景

至周則天子
王之節旨
此設言負託之友凍餒其
妻子非反時方凍餒乃反
時方知之也以凍餒言暗
影賦斂之重

立后正嫡稱
后其次稱如
士師節旨
此設言曠職之臣較上緊
一步鄉士等所掌之獄皆
由其不決於士師以不能
治土言暗影刑罰之失

士師
士師為獄官
四境節旨
四境不治亦只大槩冷諷
並不著齊王身上顧左右
遂士掌六遂
言他總是無辭以對若不
之獄縣士掌
解其問一般註云憚於自
一縣之獄不
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
能治士謂不
問則無好善之誠

能率屬以正
故國章旨

而朝諸侯又
何必毀之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其反也 歸 則凍餒其妻子
凍是衣不足 餒是食不足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其友
王曰棄之 是絕託寄
交意註也

及也棄 講 昔齊宣王怠於治國孟子欲納誨以啟其改過也故先設事而謂之曰王
絕也 講 之臣有託其妻子之衣食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夫以妻子而託於友固欲
免乎凍餒也以友而受人妻子之託當使其不至於凍餒比其自楚反也則知彼之
凍餒其妻子焉斯友也不知王之臣將何以處之王曰受人之託而負之薄道也奚
取於若友為也以義裁

○曰士師不能治士
治是管理意士是
士師所屬之官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士師王
之則棄之而勿與友耳

曰己之
士師之指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講 孟子又曰士師為獄官之長其屬
士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講 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所當治
也苟不能統御所屬之士使刑罰失中不知王將何以處之王曰有官守
而不盡其職曠官也奚取於若臣為也以法論之則己之而勿用焉耳

○曰四境
之內不治
四境指全齊之地不治暗
照民多凍餒刑獄失平說
則如之何 如之何雖指
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
右是

釋其慚言他 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
事是亂其辭 註 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
其任無墮其 講 孟子因王明於處入直指其失而問之曰人君居萬民之上使四境
職乃安其身 講 之內人民疲困政事廢弛而不治如此則王當如之何以處之王乃

其反也 歸 則凍餒其妻子
凍是衣不足 餒是食不足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其友
王曰棄之 是絕託寄
交意註也

及也棄 講 昔齊宣王怠於治國孟子欲納誨以啟其改過也故先設事而謂之曰王
絕也 講 之臣有託其妻子之衣食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夫以妻子而託於友固欲
免乎凍餒也以友而受人妻子之託當使其不至於凍餒比其自楚反也則知彼之
凍餒其妻子焉斯友也不知王之臣將何以處之王曰受人之託而負之薄道也奚
取於若友為也以義裁

○曰士師不能治士
治是管理意士是
士師所屬之官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士師王
之則棄之而勿與友耳

曰己之
士師之指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講 孟子又曰士師為獄官之長其屬
士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講 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所當治
也苟不能統御所屬之士使刑罰失中不知王將何以處之王曰有官守
而不盡其職曠官也奚取於若臣為也以法論之則己之而勿用焉耳

○曰四境
之內不治
四境指全齊之地不治暗
照民多凍餒刑獄失平說
則如之何 如之何雖指
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
右是

釋其慚言他 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
事是亂其辭 註 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
其任無墮其 講 孟子因王明於處入直指其失而問之曰人君居萬民之上使四境
職乃安其身 講 之內人民疲困政事廢弛而不治如此則王當如之何以處之王乃

其反也 歸 則凍餒其妻子
凍是衣不足 餒是食不足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其友
王曰棄之 是絕託寄
交意註也

及也棄 講 昔齊宣王怠於治國孟子欲納誨以啟其改過也故先設事而謂之曰王
絕也 講 之臣有託其妻子之衣食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夫以妻子而託於友固欲
免乎凍餒也以友而受人妻子之託當使其不至於凍餒比其自楚反也則知彼之
凍餒其妻子焉斯友也不知王之臣將何以處之王曰受人之託而負之薄道也奚
取於若友為也以義裁

○曰士師不能治士
治是管理意士是
士師所屬之官
則如之何 言何以處士師王
之則棄之而勿與友耳

刑也

此章見人君當慎於用舍
言故國賴有世臣則今日
即當預養親臣為世臣地
所謂慎處精神在如不得

已四字未結出為民父母
申明所以進賢如不得已
之故蓋用賢正以為民享
國久遠全以得人心為主

顧左右以釋其慚言他事以亂其辭則其懼
於自責恥於下問可知矣尚足與有為哉
移中
之矣

故國節旨
世主不知有民莫不知有
國故從故國說入喬木只
引起不重世臣蓋其先世
有大勳於國而又代有聞
人世其祿位者有字宜著

力全從培養得來親臣不
是倖臣乃腹心之臣昔進
今亡總描寫輕忽意
吾何節旨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
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乎

故國倚賴之謂也然世臣之始則為親臣今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將倚之為腹心者今日有亡去而不知也是親臣且無况世臣乎亦安在其為故國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
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

吾何節旨
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
失亦有欲得真才而用之
以免向日之弊意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用使所用者皆真才
而可進之為親臣也
始進賢人遲疑反覆
恰似欲已而不可得

禮王制篇命
鄉論秀士升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以情誼言踰即越也
見其當慎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

禮王制篇命
鄉論秀士升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以情誼言踰即越也
見其當慎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以情誼言踰即越也
見其當慎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

者必取賢敏下為民父母意然後字統才焉或以德承左右諸大夫說察字有進或以事舉詢事考言精心妙用在或以言揚

此用刑只帶說即天討有罪之宜公而天命有德之不可不慎愈見

如此節旨

如此雖承上兩節然宜側在進賢上為民父母不作

頌辭味然後字蓋難之也立國本以為民惟能為民

父母方可固結人心培植國脈正與章首故國相應

湯放章旨

此章深為殘賊之君誓不重白湯武無弑君之事

湯放節旨

此問便下文可乎二字意在不然放桀伐紂不待問而知其有也

臣弑節旨

獨立也必從而察之果親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即屏之疏遠而不為刻也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大夫皆曰可殺勿聽恐其私怒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察之是因其罪以原其情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國人殺見非出於一己與眾棄之意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

也謹然不獨用人當慎至於用刑亦以此道有人於此左右近臣皆曰可殺恐其私也謹忿也勿聽之在朝諸大夫皆曰可殺恐其私惡也勿聽之至於國人皆曰可殺

則其論公矣然後從而察之必實見有可殺之罪焉然後殺之是其殺也非出於一己之私情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父母就好惡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如此是能好人

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即父母愛子之心不是過矣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由此而定尊親之選則世臣自有而齊不誠為故國乎補集解云引

民故可為民父母原只渾說而以本章大旨合之則進賢為主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指湯放桀武王伐紂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

南講齊宣王有併東周之意乃問孟子曰吾聞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巢果有此事乎孟子曰南巢之師載在湯誓牧野之師紀於武成考之於傳誠有

也之曰臣弑其君可乎臣指湯武君指桀紂天子講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紂可乎指名分言湯武諸侯也以臣而弑其君可乎

可乎之疑緊貼湯武身上說古來臣弑君者必加以大惡之名湯武行之反以為聖人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問

賊仁節旨

賊仁將本心全壞了賊義在事上說殘乃殘破之殘以誅字換弑字以一夫換君字議論關係不小

巨室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意上節譏齊王不任賢下節因不任賢上見得不愛國也兩節喻雖各別意實相承兩必使字何等珍重兩姑舍從我何等輕忽提醒精神全在則何如何以異二句上

巨室節旨

為巨室即為國影子大木喻賢人勝不勝指大木說

曰賊仁者謂之賊仁是不忍之心賊仁者其心忍故曰賊**賊義者謂之殘**義是事之宜賊義者其事乖故曰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句指武王未嘗弑君**註**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

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講**孟子曰君者民之主以其能盡仁義紂之暴則可不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理則謂之賊賊義者其行事錯亂傷敗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謂之一夫吾聞武王牧野誓師所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君而可弑綱常安在

觀武而湯**補**說統云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臣必如湯可知矣**武**武方可誅一夫即此便有扶植綱常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為是起造巨室比國家**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大木是棟樑之材比賢人**工師得**

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勝任是大木勝巨室之任**匠人斲而小之**斲削也**則王怒以為不勝**

其任矣不勝其任言無以為巨室之資**夫人幼而學之**夫人指賢人幼學幼時便學要發所學之久意**壯而欲行之**壯是強仕之時

行是行**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姑是且女指賢人所學即仁義之道從我是從其功利之謀**則何如**何如猶**註**

其所學**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講**孟子以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因見而諷之曰為國之資於賢猶作室之

不指工師說夫人孟子自資於木王如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為能勝巨室之謂兩之字指仁義幼學言任也使匠人誤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為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其學之有素正夫人本領乃夫人之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道及壯而欲以其所學者見之於行非自小以徇處壯行是欲行其所學以人者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是任賢反欲其小如此則視仁育天下義正天下也欲王任木之喜大

○今有璞玉於此 璞玉是借喻未治之國 **雖萬鎰** 雖字有不字有不肯自小意姑舍云怒小何如耶 **必使玉人彫琢之**

云不任賢也則何如只作詰問商量語氣了而不了對治國說之指玉言 **玉人彫琢玉哉** 何以異是何故不 **註**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

今有節旨

雖萬鎰俱作少之之辭然作多之之辭自佳蓋物重則不敢輕付人也上上賢不如任木便是愛國不如愛玉言不愛國正舉其所必愛者以激發其任賢之思教字即是使字何以猶云何故只作怪歎語氣又教字作教誨解謂教誨玉人以治玉也

見王本指也一說是孟子揣王意而言

伐燕章旨

此章見取國當順民心宜王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

○齊人伐燕勝之

之指 **註**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 **齊**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讓國於其**

燕姬姓伯爵
後言取之孟子意在勿取
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

周同姓功臣
宣王託之天意幽而難知
曰君夷佐文
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據

武定天下為
文武二段是應他兩個或
周太保食邑
謂末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齊人節旨

齊召謂之召
此句是春秋書法曰齊人
康公相成王
見齊非伐燕之君曰伐見

諸侯封其子
燕有可伐之罪曰勝之見
為燕伯其地
齊非能勝燕燕自潰耳

幽州薊縣是
或謂節旨

也○按戰國
兩或謂皆託辭以勿取陪
策蘇秦在燕
起取之以人為轉出天意

與其相子之
正見其當取也殊不思乘
婚而蘇代與
亂倖勝且不可謂之人况

子之交秦死
曰天平

齊宣王復用
取之節旨

代為齊使
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
燕燕王問齊
是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

王何如對曰
武只做箇證驗不必深為
必不霸不信
別白

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人
乘釁而伐之遂大勝燕
取之是收其版
籍虜其人民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勿取是安其境
土撫其人民
或謂寡人取之

以萬乘之國
指齊
言
伐萬乘之國
指燕
言
五旬而舉之
五旬是五十日言
不待久舉即勝之

人力不至於此
力指智勇之力
此指五旬言
不取必有天殃
此句正見
燕之當取
取之何如
何如全是
要取之意註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
宣王意欲取燕乃託之天意而問曰勝燕之功成矣或謂
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利不可貪勸寡人勿取固一策也或謂機不可失勸寡人

取之又一策也人言不同若此寡人試以意度之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
均力敵未易勝也今特五旬而舉之吾恐人力不逮至於此或者其天意乎天與不

取是逆天也必有天殃今欲取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此意
古之人有
之以順天心夫子以為何如

行之者武王是也
指伐
紂言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此意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指以服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
事殷言
天下張子曰此事聞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

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
孟子對曰天意不可知亦決之民心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言而已使王取之而燕民皆悅是天與

齊也則順民心以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因八百之人心以伐商是也使王取
之而燕民有不悅是天不與齊也則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因有二

之人心以事殷是也是則燕之可取不可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宜食重壤

取決之民心足矣紛紛眾論何足據乎

其臣以激燕

王而厚子之

也於是燕王

以國讓子之

三年大亂儲

子謂齊宣王

因而伐之王

令章子伐燕

士卒不戰城

門不閉燕王

噲死齊大勝

子之亡

壺漿

何休云壺禮

器腹方口圓

曰壺漿水也

飲也或曰酒

也

以萬節旨

齊王有何仁政風聲先及

燕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哉觀史記將軍市被與

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因而

赴之以破燕則簞食壺漿

亦燕人自為內應耳豈有

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其

曰益深益熱蓋已窺見其

將有殺父兄係子弟一段

意矣亦運而已矣此打穿

後壁以教齊王勿取也

救燕章旨

此章見弭兵當以仁意歸

重置君一句齊王與孟子

謀寢兵尚欲得燕孟子為

齊王謀寢兵只是棄燕是

動天下以上咎齊王所以

招兵之由王速出令以下

代齊王畫止兵之策

救燕節旨

取之是不用孟子之言將

是飯壺

以迎王師王師指齊王之師

假如之如益

亦運而已矣見不可強取意註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

以迎王師者豈有他哉特以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耳王宜以仁易暴拯民於

水火之中可也若不順其心更為暴虐是以水濟水而水益深也以火濟火而火益

熱也則燕民始而望齊之救者亦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烏補此處只是教他反

得有其國而君之哉王欲取燕亦求所以得民心者而已燕政以慰民望意

齊人伐燕取之之字指土地人民

諸侯將謀救燕諸侯列國之君將是謀定而未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多謀是計策之多

何以待之待是有備無患意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七十里指亳地言為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註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而問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

乎孟子對曰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為政於天下而無與敵者成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若齊顧惴惴焉謀所以待敵若是其畏人者也

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先征葛始

天下信之湯言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西夷北狄舉遠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水火比燕之暴虐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

不可抗齊哉而乃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者豈有他哉特以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耳王宜以仁易暴拯民於

水火之中可也若不順其心更為暴虐是以水濟水而水益深也以火濟火而火益

熱也則燕民始而望齊之救者亦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烏補此處只是教他反

得有其國而君之哉王欲取燕亦求所以得民心者而已燕政以慰民望意

齊人伐燕取之之字指土地人民

諸侯將謀救燕諸侯列國之君將是謀定而未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多謀是計策之多

何以待之待是有備無患意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七十里指亳地言為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註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而問曰諸侯以寡人取燕為過多謀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將何以設備而預待之

乎孟子對曰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為政於天下而無與敵者成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若齊顧惴惴焉謀所以待敵若是其畏人者也

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先征葛始

天下信之湯言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西夷北狄舉遠

霓

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李岱國不舎臣聞二句是綱領

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加也諸侯亦非真激於恤鄰之義特借以為名耳待之是問止兵之策不說諸侯人多謀救燕而曰多謀伐寡人只見諸侯生心欲與寡人為難耳仍是戀惜燕國不舎臣聞二句是綱領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之

湯一節旨

此節誅君弔民是為政於天下之根子雲霓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以下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至而民慰之深天下信之本平日發政施仁來東西三句正狀其信處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疑其不來也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通節重在已征而慰民望一邊正與以包近怨是怨望曰奚為後我皆引書辭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時雨降

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

蘇

註

而弔其民

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講所謂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書觀於書之所言可見矣書曰葛伯無道湯一征實自葛始天下皆信其志在救民非為暴焉由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東南西北均一六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乎由書言觀之可見湯師之未至也民之望之冀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時望其雲又恐其霓也及湯師之既至也師行不擾而民宴然安之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耕者不變湯於是誅其虐民之君而弔其被虐之民若時雨降於大旱之後民樂更生而大悅焉故書又有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湯之所以七十

今燕虐其民

王往而征之

民以

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民指燕民水火

箪食壺漿以迎王師

若殺其父兄

受殃係

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

此緊頂

上四句

下殺其父兄四句反照

今燕節旨

此節殺係等事是畏人的根子上半截孟子亦姑將

許之非真箇如湯之天下信之也下半截則全與湯

所行相反矣若字是指數之辭不作設辭看畏強已

有乘我之心倍地則益起人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

得執之為辭兵端自我開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

王速節旨

此為齊王畫策正答何以待之之間速出令者先將

此意布告燕人以安其心而使風聞於諸侯也出令

包下三事重置君而去上立君以主召公之祀是燕

無君而有君矣猶可及三字對上速字看見得緩則

無及也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

彊是強大以平日言

今又倍地

倍地是齊國本大今得燕地又增一倍矣

而不行仁政

指殺其父兄等

是動天下之兵也

動是惹動天下指列國諸侯

拯救也

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

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畏人者果何故哉要亦不能如湯之師耳今燕暴虐其民與葛無異王往而征之亦與征葛無異燕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又何殊於

雲霓之望乎使王之取燕能如湯之征葛有以慰其望則燕民悅而齊亦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乃若此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拆毀其宗廟遷徙其重器則是取燕以

自利而非成湯時雨之師矣如之何其可為也夫天下諸侯固畏忌齊之強大也第無豐可乘耳今又併燕加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故諸侯之忌愈深

伐齊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

速字重看令是罪已安燕之令

反其旄倪

此下三事即所

出之

止其重器謀於燕眾

謀議也眾指燕父兄臣庶言

置君而後去之

置君是更立賢君去之是去燕歸齊則猶可

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國人反其旄倪之係累者止其重器之未遷者謀於燕國臣民之眾擇其賢而當立者置為燕君而後引兵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齊不為暴諸

魯閔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鄉民所以不死長者

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

事穆公不尤已而尤民孟

子卻由有司推到君身上

是採本之論章內出爾反

爾句亦前後關要

魯閔節旨

魯大鄒小眾寡不敵故不

成戰但其鬪之聲闐然而

已不曰魯與鄒而曰鄒與

庸後從齊桓

公尊周進節

為子邾與魯

非必無一人死於戰但不

為救有司而死耳穆公之

問蓋歸罪於民也註民怨

其上意在下節

凶年節旨

君之民三字甚冷穆公但

知有司是君的不知民亦

侯不得以伐暴為說猶可及其兵之方動而使之中止也臣所以告王待之之策如此苟是令不出即出而不速則諸侯之謀遂成而救燕之兵且至臣不知所以待之矣王亟圖之

○鄒與魯閔與者鄒先之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有司指將帥死是赴鬪而死也三十三人言臣為吾而

民莫之死也之字指有司誅之則不可勝誅之指民勝盡也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上即有如何則可也是欲治其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

救講鄒與魯為鄰不相睦而有相鬪之鬪聲穆公問曰我師敗績於魯吾有司死於也戰者三十三人而民莫肯為之死以赴有司之難也今將欲誅之則人眾不可

勝誅難乎其為刑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無以謝有司不知如何而可以處此民也穆公此問蓋徒知咎民而不知咎己知愛有司而不知愛民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凶年是災殃之年饑歲是饑荒之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溝長而小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幾千人言多也而君之倉廩實倉廩是貯粟者府庫充府庫是

充是有有司莫以告莫以告是不以轉溝壑散四方實是有餘粟是上慢而殘下也

是坐視尊子曰戒之戒之重言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出是怨德之施夫民今而

倉廩所以儲粟

倉廩

穆公改邾曰

世為仇敵及

為子邾與魯

公尊周進節

挾於邾為附

安之苗裔曹

武王克商封

五子安之後

玄孫陸終十

爵出自顓帝

穆公姓曹子

鄒穆公

倉廩

倉廩

倉廩

倉廩

倉廩

周禮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三人有司莫以告句最重是說民莫之死之故上慢殘下雖兼君說卻側重有司邊蓋君與民隔所藉以達其情者有司耳曾子之言是泛論出爾反爾本兼德怨引來只重怨說今而後是惜之得反是慶之通節只是責有司而君之不恤其民亦自可見

君行節旨

結出君來是主行仁政以倡有司即出爾之仁也民之親上在平日死長則以臨難言即反爾之義也

滕文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自強以立國文公求事強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告自強之策全憑理之在己重在得民心與之固守上

滕文節旨

後得反之也

今指戰鬪時之指有司

君無尤焉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講孟子對曰民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講之疾視其長

上之死者有由然矣當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者皆飢餓輾轉而死於溝壑之中其壯者則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之多矣民之失所如此豈非為有司者之所宜加恤哉而君倉廩之穀自實府庫之財自充有司竟無一人陳救荒之策於君而賑恤之是君與有司皆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民豈不思所以反之乎曾子嘗有言曰戒之哉戒之哉凡德怨之出於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此也彼有司莫告民之怨已非一日特未有隙得反耳夫民至於今戰鬪之日而後得疾視有司之死而不救而反之也此爾出爾反之常耳君無專歸過於民焉

謂君及

死其長矣

死以言長專指有司

君行仁政

平日薄斂凶歲救荒以倡有司斯民親其上親以心言上仍

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宣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由此觀之民不救有司由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司之不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講恤民皆由於君之不行仁政故也君若平日自反而舉行仁政恤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心而各愛其民矣有司既恤其民自然情義相關親其上愛戴而不忘死其長捐軀而不悔矣何至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者哉此君之所以當反已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滕文公問曰

滕姬姓文公是定公之子

滕小國也

小國是五十里

聞於齊楚

聞是介在二國之中

事齊乎事楚乎

滕文公 惟國小故事大宜然惟聞
滕姬姓侯爵 大又兼事無力兩乎字有
文王第十四 猜疑莫定意

子叔繡後也 是謀節旨
為周卜正武 是謀句言此乃僥倖之策
王封於滕傳 不足尚耳非必以小事大

至文公厥後 之禮為可廢也城池在滕
二十一年為 未便可恃卻輕看精神全

周所滅其地 注與民固守上兼常變言
今山東滕縣 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許

多綢繆固結在正次章所
謂強為善者

築薛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為善以自
強滕無地可遷只把太王

遷岐立案以起下為善見
得太王雖因岐興王實由

薛任姓侯爵 平日為善所致不在擇遷
黃帝之苗裔 惟有強為善一策此與上

奚仲仲虺之 章只一意
後今徐州滕 築薛節旨

城薛城仲虺 此築薛之恐其意似欲遠

則可以免併吞之患也

此二句欲擇註滕國講滕文公問曰小國勢孤力弱必託依大國乃能自安今滕地
有所事不能自保也將事齊註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間於齊楚而居乎二大國之間非
乎抑事楚乎夫子為我決之

也則有一焉註是有自強講鑿斯池也註鑿是開講築斯城也註築是增講與民守之註指平日
無事言效死

而民弗去註是說臨變故時效死講則是可為也註是字指鑿築死守言為註無已見前篇
指君言弗去指民言

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註孟子
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講對曰

是事齊事楚之謀非吾智慮之所能及也君必欲言之無已則有一道焉鑿斯池也
而浚之使深築斯城也而增之使高為之君者平日愛養其民與民共守此城池及

遇變時君必效死以盡其義而民心固結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是理之可補蒙引
為者不過如此如欲依齊楚以為安特僥倖苟免之計耳豈吾所能及哉云此

章因問而告以死守是正策下章繼問而告以遷國
是權策第三章又問則合遷國守死而請其自擇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註將是事未舉而謀講吾甚恐註恐其禍講如之何則可註如何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講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之與薛本相依之國也今

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講齊人將築薛地而城之其勢必逼於滕吾甚懼其
禍之將及不知如之何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註狄人即獯鬻侵講去之
之是侵犯其地

去之

城皆相近仲避故下節以遷國告之

趙城即薛舊昔者節旨

城也是時已引太王事乃寬慰滕文之

為齊地封靖辭非擇而取句須照遷岐

郭君田嬰矣開王業說不得已三字便

薛滅已久見遷非有國者之常法

非至是齊始苟為節旨

取其地而城上節敘事此正勉以為善

之也按戰國重看苟為善二句承上太

策載靖郭君王避狄言君子二句泛言

將城薛矣以末二句方貼滕文言事有

客之諫乃輟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

至是齊復欲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

城在後人而使可繼者在我

也創業垂統應為善說成

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

強為善即所以愛民也國

小鄰強為善有許多難處

故下一強字而已矣者見

此外別無自立之策

竭力章旨

此章見人君當審經權之

岐山之下居焉去是去邠居非擇而取之言非擇岐山不得已也見其逼

非以岐下為善擇取孟子對曰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猶君之勝也

而居之也詳見下篇狄人侵之不啻築薛之齊也乃去之岐山之下居焉是非以

迫於狄人之侵不得已而然也荀為善修德行仁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

決辭王指君子創業垂統君子泛指人君創業即是創為為可繼也可繼是令後

夫成功則天也天有不可必意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疆是勉強為善應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

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

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苟君能修

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講德行仁以

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後世子孫必有王天下者矣然此乃天道福善之常理而

君子為善之初心豈如是哉彼君子創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惟為所當為以不

失其正令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之耳若夫成功而致王則天也人豈可必乎且以

君今日之勢如彼齊之強何哉則但勉強於為善使其可繼以俟命於天而已矣何

必為無益補胡雲峰曰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

之恐哉在人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人而不可僥倖其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竭力是盡力則不得免焉難免如之何則

大國指齊楚

三

宜雖合遷守並說然孟子敘大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絕可見專重在守邊

珠生於大海也埤雅云龍珠在領鮫珠在皮蛇珠在蚌珠在腹○管子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先王以珠玉為上幣

此特引太王遷國得民一說以開廣滕文耳皮幣六句雖是事大之禮然正預定遷國之計借此以緩敵意何患無君絕非委之狄人接云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但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全是寬慰邠民不得已而避難圖存未嘗直率其從遷也仁人句重仁政感人

程氏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北而南二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太

王之遷或曰節旨

可如何可免侵陵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侵字內便含有欲得其土地意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是侵陵如故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犬馬重於皮幣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珠玉重於犬馬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者老邠民之老者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土地指邠國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養人指土地害人指爭土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二三子指邠民言我將去之是避亂去

邠踰梁山踰過也梁山名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邑是作都邑邠人曰仁人也仁人指平日有仁政說不可

失也言不可舍去從之者如歸市從是從太王遷岐如歸市形其踴躍之象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

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講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焉不知如之何而

可免也孟子對曰大國非事之所能免也惟有自盡之道焉耳昔者太王居邠狄人

侵之始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而不得免焉繼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走獸

也而不得免焉終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貨寶也而不得免焉乃屬其國中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我若以土地之故而爭之則不免於殺人矣吾聞之也君子以愛人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能忍之乎汝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難則汝等皆有君矣於是去邠國而踰梁山之險作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自相謂曰吾君恩德素深蓋仁人也有君如此奚忍負之相率以遷不可失也但見邠人之眾爭

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乃其正也諸侯以保社稷以遠狄患岐為孝有何可遷註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是受於天南循水西上子效死勿去宜補入前章可以達岐所愛民意

謂率西水許孟子首言則有一焉蓋守是一定之策對遷言則有二二者之中卻以死守為正須抑揚說又呂氏云或遷或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只要自問何如

魯平公章旨 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於人後一節因有所告而歸諸天以天字作主壓倒變人當與公伯寮章參看

魯平公名叔作主壓倒變人當與公伯寮章參看

王會於鳧繹山下樂正克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

先而從之者如歸市焉此遷屬圖存之策已試於太王者如此或曰世守也世守如言世代相傳非身之所能為也為字作守之意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正也正講或人又曰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為也但當效死勿去守之意註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謂此也講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則守正俟死之義有得於人言

君請擇於斯二者斯二者指遷國守死言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己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由太王之遷國圖存者觀之則民為重社稷為輕為重君為輕萬世之義也君請審己之力觀勢之便擇於斯二者而取其一焉可也外此則僥倖苟且之策豈吾所能及乎

魯平公將出是欲出而見孟子雙入臧倉者請曰臧倉名他日君出他日是

則必命有司所之命是告有司掌車駕者之往也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是究其

將見孟子此直告以所之之處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何哉有怪問意先是先加禮也匹夫指孟子以

備道孟子於所之倉特伴為不知者而

為賢乎賢以禮義由賢者出倉所認禮義就品節人事裁度人情使而孟子之後喪

平公曰孟子請以沮其出耳將見孟子

躄前喪君無見焉言無輕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

私淑仲尼其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

公聞樂正子稱孟子之賢將出而就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伴為不知而請曰人君

德足以輔世意思在臧氏護口方敢乘

一出一入甚不輕也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誠重之也今乘輿已駕矣有司尚

長民其道可閒而入何哉是驚怪之辭

未知所之又何其輕也敢請所之公曰吾將往見孟子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是禮

以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

先加禮於匹夫者無乃以孟子為賢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是禮

乎乘輿陶唐氏始乘

也馬有違禮義之人而得為賢者乎公無輕身見焉公信之曰諾遂止而不見孟子

形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

○樂正子入見曰見平公君奚為不見孟軻也往見之由曰或告寡人曰

○人君乘車駟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

子之後喪躄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此明答以不曰何哉君所謂躄者何哉是詢其何

○天子駕六馬夏書云若朽索之馭六

之謂棺槨衣衾此句緊接棺槨衣衾之貧富不同也指喪母時此正

樂正子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

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已駕君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始吾欲見之者為其賢也乃或告寡人曰孟

按樂正是樂外正見得是因時順理之官之長或者禮隨事制宜之義

克告節旨

先世曾作樂官子孫遂以小人一言即挽其見賢之

為姓如司馬轍君子再辯不能釋先入

亦是因官為之疑倉方謂權可尼人矣

姓也○陶淵何樂正子又歸咎焉故孟

明云樂正氏子揭出天字以曉之行止

傳春秋為道以道言使尼以人言兩或

為屬辭比事字有莫之為而為意便舍

之儒得天在二句重止一邊孟

鼎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

說文云鼎三所以係天實為之非人所

足兩耳和五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味之器也銅當路章旨

鐵等物為之此章見孟子有王天下之

衾略而不屑霸顯也王以德

為主時勢輔之管晏有時

天記云小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

君錦衾大夫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

縞衾士緇衾時勢故曰猶反手前六節

卑霸顯以崇王道下俱明

哉君之所謂後喪踰前喪者豈謂其前以士之禮祭父後以大夫之禮祭母前以士祭則三鼎為薄後以大夫五鼎之禮祭母為厚故謂之踰與公曰否此有定制不得謂之踰謂棺槨衣衾之美過於其父是以謂之踰也樂正子曰若此者非所謂踰也

良以貧富之不同耳蓋其喪父之時貧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喪母之時富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是皆出於禮義之當然非賢者不能得其宜也君獨奈何不肯往見之哉

見也來見指乘變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是以字有九人意

之使是薦舉意止或尼之止是不得君而行止非人所能也言非人所

尊侯遇指君臣道合諫行言天也天以氣臧氏之子此句以焉能使乎不遇哉見由

而不由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臧倉意註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

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講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講以夫子之賢告於君君

以克之言欲求見夫子也孰意變人有臧倉者以後喪踰前喪之言沮君君惑其言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援天以曉之曰凡人道之行也或有人先容而使之其止也或

有人沮抑而尼之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在而非人之所能使亦非人之所

能尼也今吾之不遇魯侯不得以行吾道者乃氣數之否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

氏之子特人耳焉能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尼之而使乎不遇哉

王齊之所以易也

當路節旨

公孫丑

齊宣慕桓文而曰可得聞
丑慕管晏而曰可復許皆
震望不敢必之辭

陶淵明云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子誠節旨

丑原齊人既在門牆宜知
識高大不囿於齊俗也誠
齊人重在箇誠字有鄙夷
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節旨

會西

會申字子西

子夏以詩傳

申左丘明作

傳以授會申

會西之學於

此可見

引會西見管仲事功為聖
門弟子所羞稱也敬只是
畏敬非必畏之為不敢及
或人初擬會西於子路因
其不敢當始及管仲玩然
則二字亦知管仲不及子
路也其識高丑一層但未

知會西耳得君三句將專
與久兩路相形正見無解
於功烈之卑重功烈卑句
重言會比子者恥見與比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當路是操政柄管仲晏子之功功即下霸顯且虛講可復許乎丑孟

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講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

得居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孟子曰子誠齊人

許乎蓋戰國之時崇尚霸功多尊管晏故公孫丑之言如此○孟子曰子誠齊人

也誠是眞言其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而已矣見此外絕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大功業皆所不知註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也孟子因鄙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也子誠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而聖賢之學術事功高出於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非誠齊人而何

○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子指會西兩孰賢就人品高下說會西蹇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所畏指學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然字承上不會西蹇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

於管仲也曾乃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彼字作此字看專以獨任為行乎國政如彼其

久也久以攝政四十餘年上功烈如彼其卑也烈是功之著見爾何曾比子於是

也說久則有可為之時者卑只是霸術指孟子引會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會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蹇怒色

之甚也註不知王道而行
霸術是預透下意宜渾

不為節旨

要見得孟子與曾西同一
淵源為我願猶云替我願
上可復許從孟子說故許
為自期此為我願從丑說
故願為相望獨言管仲對
或人之問以該晏子也

以其節旨

說霸顯以解功烈不卑意
能左右之曰以兩以字重
看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
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

以齊節旨

以齊霸而天下尊齊以齊
顯而天下知齊以齊王而
天下統一於齊說出王字
把霸顯形得一些不值猶
反手含有時勢在內

若是節旨

丑惑不在王在猶反手且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也使其見於事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
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問答之言乎昔者或人問於曾西曰吾子自視與子路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高蹙
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曾子之所敬畏者也豈子之所敢比乎或人又
問曰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視與管仲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卑蹙然怒而
不悅曰吾雖不敢比子路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為桓公所獨任尊為仲父其得
君如彼其專也且執齊國之權四十餘年其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
所成就者大矣願乃會盟征伐不過假仁假義其功烈如彼其卑而無足觀也爾何
曾比子於是哉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不為就艱然

而子為我願之乎

之字指管子言

也願由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乃曾西之所不屑為者也曾
望也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為則亦我之所不為也而子乃以復許為我願望之乎
不為管仲即不為晏子可知矣

○曰管仲以其君霸

以字作致字看君指

晏子以其君顯顯自德政

為晏子可知矣

猶尚也此字正

顯顯丑乃盛稱管晏曰管仲

申可復許意名也謹之在齊也相桓公主盟

聞上說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中國以其君稱霸於當時晏子之在齊也相景公能行古法以其補以君顯如陳踊
君顯名於天下管仲晏子之功其大如此夫子猶以為不足為與
使君尚德緩刑述省耕省斂

之言而致君興發補助皆是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由猶通

註反手言

講孟子曰

以二字重舉之辭一氣貫至大行句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以起下易字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文王不足法非疑文王正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要路於齊則以齊致王由反手補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手是轉亂為治

滋甚若是承以齊王猶反手來且以文王之德德指惠鮮百年而後崩百年是壽之長王者死曰

崩此正見未洽指武王周公繼之繼之繼文王之德也然後大行然後含有難意大行指教

化大易然指猶則文王不足法與法則也有疑孟誥誥益也文王九子過於自許意

通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丑因孟子言齊王反手疑其自

由湯至難變也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及於人者盛矣享壽百歲而後崩其德之施也久矣宜乎致王之易然猶三分有二

見商家遺澤之遠又有至輔相之見眾賢維持之力禮作樂然後教化始大行於天下而王業成焉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如此今言

故久句總承上三層言時之難尺地至方百里起言反手王齊若是之易然則非惟管晏不足為何可當指德言此

勢之難是以難句統上時勢結住但時勢至下節方正駁他不足法句

六七作湯之孫太甲湯是商家創業者武丁是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賢聖曰六七作

放桐復亳增點出此宜虛舍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作見德澤固結處

咸歸號為太甲太甲五世

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亡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

運之掌也運掌是言其易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見民心未叛商其故家遺俗故家以勳舊言流風善振起上說

至太戊時伊陟為相有祥

曰遺曰流曰善則皆本商

君之政有闕說下當以時為主統觀後

與太戊於是數節自見

三日而祥桑枯死并有巫

咸臣扈等輔之商道復興

號為中宗大戊三世至祖

乙以巫咸之子賢為相因

河決去亳遷耿諸侯賓服

天下太和祖乙六世至盤

庚耿都河決自耿遷殷作

政流風以修齊教化言猶有存者有存承上二句說又有微子微仲微仲微子次子名衍王子比干箕

子言王子親之也以上俱同姓膠鬲膠鬲是文王所進用之臣乃異姓者皆賢人也賢以德言相與輔相之之指紂言故久而

後失之也之指天尺地莫非其有也言土地一統一民莫非其臣也言人民一統兩其字皆指紂說然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由通百里指岐周是以難也是以字雖與然而字呼應亦是兼承上文至於武丁中間太甲

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孟子曰文王之德至盛何可當也但其所以難王者夫亦所遇之難耳商業始於成

湯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入人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思慕之情深其心難變而之他也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

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之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前民之遺俗其在上則昭代之流風本朝之善

政猶有存而未廢者且貴戚之卿又有微子焉微仲焉王子比干焉箕子焉異姓之卿則有膠鬲焉此五人者皆有德之賢人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

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是文王所遇之難如此况當紂之時依然一統之天下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猶方百里起焉

是文王所處之難又如此是以終不能成一統之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智慧是智大業而致王若斯之難也孰謂文王為不足法乎

不如乘勢勢是事機利便所在雖有磁基磁基末邦之屬不如待時照註作耕種時今時則易然也今時作今日對

書三篇教諭強所以舉事最易兩不改

臣民行湯之讀住謂不改而已辟已聚

政商道復興矣行仁政亦本勢說蓋乘

盤庚三世至強之勢利用恩也此二句

武丁得良弼與下文飢者二句相對

戒雉雉伐鬼且王節旨

方商道中興此與上節分時勢看一旦

號為高宗字折下宜重時邊謂有這

微仲般勢又遇這樣時所以不

仲名衍微子待深仁厚澤而即可致王

之次子也長飢者二句是喻正形容懽

子早亡生子粹光景易為二為字屬與

名膺當紂時飲食者身上說仁政須補

微子出迪仲在飢者渴者上致王須補

從父爵禮云在易為食飲下

微子舍其孫孔子節旨

膺而立衍是此引證德行本速也上兩

也厥後襲封節雖言時勢之易然一日

宋公終身止行仁政而王一日易為飲

支王看易註磁基田器也時

兼時勢言謂耕種之時

不得其勢則智慧將安施乎人之治田也

其時則磁基將安用乎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豈若文

王所遭時勢之難哉

夏后殷周之盛夏而曰后者以夏揖遜而有天下也

也地以王而齊有其地矣指千里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政莫之能禦也其與王意註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

四境言民何以見勢之易於王也彼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過千里者也

居稠密也而齊則已有千里之地矣豈但文王百里之地已哉雞鳴狗吠之聲彼

此相聞自國都而達乎郊外之四境而齊則已有既庶之民矣豈如文王百里之民

已哉有其地則地已辟而不待改辟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改聚矣乘此勢以

行仁政而王天下自莫之

能禦也夫何難於王哉

且王者之作且字連上意

齊王之時民之憔悴於虐政虐政是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之久而此時指民之憔悴於虐政

為食渴者易為飲易為飲食喻不待深

仁厚澤如文王意

夫觀文王之事則致王誠係乎時勢也齊人嘗有言

曰人之作事也雖有智慧之巧不如乘其可為之勢

雖有磁基之備不如其耕之時不得

達廣達也此舉其

般蕃之象言之也

聚是

愛民之

甚

極

闕

闕

闕

闕

闕

闕

闕

闕

闕

闕

誤

膠鬲

此總上三節而申結通章

也當今之時應王者不作

繼作乎自列國分爭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戰國之時者也

也遭殷末之

節萬乘之國應夏后節倒

豈若商之猶有善政乎乘此之時而行仁政則民心易悅猶飢者不待其食之甘而

易為食也猶渴者不待其飲之

亂驚取魚鹽

懸須是仁政解行仁三句

美而易為飲也又何難於王哉

○孔子曰德之流行

文王舉之於

應德行速節此所以事半

○孔子曰德之流行

德即速於置郵而傳命

殷及武王伐

功倍反手王齊而非文王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紂至鮪水紂

可比也惟此時為然有于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使膠鬲候周

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節問何日至

哉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武王約甲子

此章以不動心為主所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至殷郊後值

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而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天雨疾行不

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輟軍士皆諫

來分四段看首節至守約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武王曰吾已

也大槩言不動心之有道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約膠鬲矣甲

子不至其主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子不至其主

敢問節至反動其心專言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必殺之吾疾

告子不動心之失惡乎長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行以救其死

節至從吾言矣言己不動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矣克殷武王

心其得力在知言養氣宰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問膠鬲殷之

我節至末言願學孔子乃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所以亡對曰

不動心所宗主也孟子之

○孔子曰德之流行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

當今節旨

加齊章旨

勢行仁政

此言德

之流行

民之悅之

悅之悅

猶解倒懸也

功必倍之

功必倍指可反手

惟此時為然

此在歸

故事半古之人

事是行仁

指文王半謂不

必百年繼世

此指今日然

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

王齊之亦指文王

此指上三句

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則既有其時又有其勢於此而行仁政之德則民

之悅之猶解倒懸之苦也故所施之事雖半於古人不必百年而繼世而致王之功

必倍於古人不止三分而有二惟在此時為能然由其時勢既易德行自速是以用

力少而成功多也齊王反手豈虛

何肥瞻曰他處故字不過承上語

此語脈引下緊與惟字相呼應

語哉而子乃以管晏為我願乎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大責重意

得行道焉

道是幼學

雖由此霸王不異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大責重意

得行道焉

王欲知之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窮理
以日中為期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
後弗至武王此所以當大任有不動心
怪之周公曰之效

加齊節旨

吾已知之矣
此君子也以丑疑孟子不在事功而在
其王惡告焉心學孟子示以不動心之
不忍為也

置郵

楊慎曰置有
安置意猶今
制云日行一
程郵有遊而
不留意猶今

若是節旨

制云倍道兼
行言速馳也
孟賁
孟賁齊人水
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虎
狼發怒吐氣
聲響動天力

孟賁

孟賁齊人水
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虎
狼發怒吐氣
聲響動天力

有道節目

有道乎兼孟子告子大槩
問註有主二字包得閣下

矣由此指得位行道說霸是霸業王
是王業不異言其優為而不足怪
如此則動心否乎
動心指心中擔當
孟子曰否

謂不我四十不動心
見生平涵養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
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
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學之道焉雖由此鄉相之位而致主於霸王之業固夫子之能事亦不足怪異矣但
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謂我當大任而動心者否
也我當四十之時此心已無所
疑懼而不動矣而况於今日乎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若是指不動心於大

遠是相
去之遠
曰是不難
是字指
告子先我不動心
先我指末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
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若是則夫子能荷一世之重而過於孟
賁舉一物之重者殆遠矣孟子曰不問心之所以不動而但曰不動是亦不
難如告子雖不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不待四十而已然矣何足為難哉
○曰不

動心有道乎
道是方法丑亦大
曰有註
程子曰心有主
公孫丑又問曰夫子以不

不動果有道以主之乎孟子曰人以一心而應天
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不動心固有道也
補有字包下鞠舍曾子
在內亦只空說為安
○北宮黝

之養勇也
成此勇
不膚撓不目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

之養勇也
成此勇
不膚撓不目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

之養勇也
成此勇
不膚撓不目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

之養勇也
成此勇
不膚撓不目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

之養勇也
成此勇
不膚撓不目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

能生拔牛角
秦武王好多
有精粗之分

北宮節旨

力士賁往歸
之尸子云人
謂孟賁曰生

乎勇乎曰勇
極形他勇處
思字管到不

賁乎勇乎曰
受萬乘之君
住一毫挫至

勇二者人之
小撻市朝至
大褐寬博至

所大難而皆
賤萬乘至尊
主必勝者豈

不足以易勇
有分哉視刺
三句又轉一

此其所以能
步說見其加
威於人視尊

儻三軍服猛
若卑也惡聲
則微矣至亦

獸也
必反兼褐夫
萬乘說

北宮勦

氏族略云北
宮氏姬姓衛
孟施舍加一
所字言勦之

之公族也
養勇固若是
矣若舍之所

大寒者利短
是舍自言其
勇如此量敵

禍幽風云無
三句乃譏他
人與己相反

衣無褐何以
未二句又是
自解其視不

卒歲
勝猶勝意按
引勦舍俱不

於人
思是心思一毫
若撻之於市朝
撻是鞭撻市
朝人眾之地
不受於褐寬博
不受是不受
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
萬乘之君
指諸侯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褐夫賤者
即褐寬博
無嚴諸侯
申上二
惡

聲至
惡聲是逆
必反之也
反復
註
北宮姓勦名膚
撻肌膚被刺而撻屈也
目逃目被刺

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
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
講
所謂不動心有道者

憚之諸侯也勦蓋刺客之流
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
也

古有北宮勦之養勇也
挺身而鬪其膚不至被刺而屈撻怒目而視其目不至被刺

而逃避思以一毫挫辱於人
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挫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受

辱之心不惟不受挫於褐寬博
之賤亦不肯受挫於萬乘之君
之貴是凡在彼皆不

可加於我也而我之視刺萬乘
之君之貴一若刺褐夫之賤
而不見有可畏之諸侯

也且小有惡聲至己己必以惡聲報之
是在我

必可加於彼也此以必勝為主
而能不動心者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是舍
視不

勝猶勝也
只是逆計的話
量敵而後進
量是料度
慮勝而後會
慮勝是思慮
是畏三

軍者也
三軍指
敵人說
舍豈能為必勝哉
能無懼而已矣
無懼者惟盡力向前
註
孟姓施發

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
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
古又有孟施

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
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舍之所養勇

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之視夫
所不勝猶夫能勝勇往直前也
設使度量敵人之

強弱而後進兵計慮自己之能勝
而後合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者也
夫勝敗兵家

卒歲
勝猶勝意按
引勦舍俱不

卒歲
勝猶勝意按
引勦舍俱不

重只漸引到曾子上去

似會節旨

此節只作過文不重較二子優劣但欲起下曾子之大勇耳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氣象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要也

昔者節旨

此重大勇上逗出孔子便已伏願學之根兩自反處正見養勇工夫自反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縮不縮以理言惴與往指氣言自反不縮設言以起下段惴非怕褐夫怕我之不縮也自反而縮下文直養之說本此吾往凡以一是矯眾非一正抗眾邪皆是守氣節旨

上句守字微住舍之所守非真能約也氣而已矣前

之常舍豈能決其可進可會而為必勝哉惟是進之會之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為主而能不動心者

夏兩似字自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二子指黜舍未知二字然味因非吾徒故不知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守約不可著實說只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發求人若不若求己意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即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夫豈無所似乎孟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黜以必勝為主則務於敵人氣象有似於子夏之篤信聖人夫黜舍二子皆血氣之勇固未知其孰賢然而論其所守則孟施舍之無懼比於黜之必勝其所守補也字最妙似者似是非而非為得其要約也

管聞大勇於夫子矣大勇是義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吾不惴如云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千萬人見勢難敵也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然要之皆未得為大勇也昔者曾子謂其門人子襄曰子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言亦好勇乎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夫子以天下惟理為足恃而力不與也苟自反諸己而不縮理屈則氣不伸雖褐寬博之賤吾安得而不惴焉自反諸己而縮理直則氣自壯所敵者雖千萬人之眾吾亦往而敵之矣

由曾子所聞之大勇觀之是以理為主而不動心者是孟施舍之守氣守氣就一身言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守約主理

守約是已與人之辨此守說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觀此則孟

約是理與氣之辨此約字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文詳之施舍之氣

不對上句氣字對前守約象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約

看此氣字亦與浩然之氣也但約於動耳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以縮不縮為勇怯所守尤得其要約也蓋

不同然聖賢究同此氣所氣有時而或屈理則無往而不伸此曾子○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

別者惟循理之養耳知勦以理為主而不動心者非尤得其道者哉

舍則告子亦可推矣知曾子則孟子亦同道矣

子則孟子亦同道矣敢問節旨

丑不知以勦舍例告子以意惟恐心為言動不得於心不得是應事勿求於氣惟恐心為氣動不得於心勿求

會子例孟子故有此問孟不反求理於心不得於心與心不相安勿求於氣不更求助於氣不得於心勿求

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於氣可以下孟子因告子言而斷以已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自失內遺外說

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己之夫志氣之帥也帥指為一身之主言氣體之充也充是充滿於一夫志至焉至以其分之常尊

所以不動心也告子四語氣次焉言猶云第二件故曰持其志持即敬以無暴其氣無暴即義此一節公

即他不動心之法只在一言性不曉性之理此其病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

心把定言與氣皆不理會由心中義理不明不得於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

也言是己之言不得者如心亦由氣之應接處失其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

道故皆不可以不求可是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

姑可即急於本非真能持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

志之急也夫志以下正破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

勿求於氣之說須側重氣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邊若不得於言二句則有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各有其

不可二字斷煞此後不復道矣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

致辨帥與充言其用也至觀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嘗曰吾有所言而於理有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

與次定其分也惟帥故爲勿求其理於心若求於心則心反爲之擾矣吾有所爲而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

至惟充故爲次惟至故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若求於氣則心反爲之役矣此告子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持惟次亦當無暴意自一速也今自其言斷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則有緩急之序彼謂不得於心

串變心言志者志是心之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

動而有所向於帥字切耳心者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

體之充者謂氣乃體之所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志運於一心主乎氣而爲氣之將帥也若夫氣則爲百體

以充周揚詡要見能輔志之所充滿而聽役於志者也夫志既爲氣之帥則以志使氣爲極至者焉氣既其體

意若卒徒單弱則主帥無之充則以氣擬志卽次於志焉吾故曰人當敬持其志使足以爲氣之帥又

衛矣至次不分先後只貼當無暴其氣使充其體可也彼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夫豈可哉

緩急說持志對不得於心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著况勿求

無暴對勿求於氣見內外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

本末當交相培養也

既曰節旨

上言次者卽次之謂丑認志也氣在用事亦叫做壹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正申氣壹

丑又問曰

謹勵之不動

志之驗

丑見

壹動氣言志向偏任則亂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

兩動字均爲不好字眼志

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壹動氣言志向偏任則亂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

兩動字均爲不好字眼志

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壹動氣言志向偏任則亂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

兩動字均爲不好字眼志

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壹動氣言志向偏任則亂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

使氣也此句輕帶下句為
主一也字拖下蹶者之氣
與趨者之氣不同蹶無心
趨有意氣壹動志該得廣
不止於蹶趨只借此粗且
顯者作個樣子耳

惡乎節旨

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
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孟
子告以知言養氣只以成
德言不是說做工夫兩我
字正與告子對格物則能

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
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後
二者不動心之大目也養
氣工夫雖在下然因知言
而心無所疑因養氣而心
無所懼卻是本文正位註
是非以義理言得失以利
害言盛大言其體流行言
其用

難言節旨

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
何也丑蓋不知孟子所謂次者乃即次之之謂非後而輕之謂也故告之曰志氣
本是相須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向專一則足以動氣而使之從然氣之所在專
一則亦足以動志而使之馳也今夫人之顛蹶者趨走者是氣之壹也而反能震動
其心而使之不寧焉此氣壹動志之一
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善養吾浩然之氣
善養是復其本非
善養而後浩然也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如其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
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
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
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
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
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講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敢問夫子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
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則知天下之言而究其是非得
失之故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則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復其
盛大流行之體蓋惟知言則無所疑養氣則補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
無所懼此我之所以不動心而異於告子也
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

善養吾浩然之氣
善養是復其本非
善養而後浩然也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如其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
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
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
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
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
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講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敢問夫子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
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則知天下之言而究其是非得
失之故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則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復其
盛大流行之體蓋惟知言則無所疑養氣則補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
無所懼此我之所以不動心而異於告子也
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

丑置善養不問而問浩然之氣是問其體段光景難言覺十分微妙大費形容下至大二節正說所謂浩然之氣集義二節方說所以善養

至大節旨

塞天地

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為精濁者為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樸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此是言氣之體段如此至大橫說便是盛大至剛豎說便是流行兩至字見難言處體段猶云形像模樣非體用之體直養又要無害是兩層剛大人所同具未便見得塞天地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指出塞於天地何業不立何功不建有創革惟我意自與首節得行道焉相應

配義節旨

自有敬以持志者在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是究其氣之實驗處曰難言也難言者非終不可言只是難為舉似意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丑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浩然之氣乃李貞庵曰此節問答吾心所獨得而無形聲者固有難以言語形容也補俱就孟子身上說其為氣也此言氣之模樣至大至剛至大是極宇內事皆可作至剛是自強不息以直養而無害直養即自反而縮與下取與下則塞于天地之間塞充滿也塞天地只是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姑以其體段言之彼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講地有正氣而人得之以生其為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撓誠能自反常直以養是氣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剛大之本體不虧而充塞乎天地之閒矣何者非吾氣之運用耶補劉士玉曰以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意但非直養無害如何見得中間雖扼重此句仍是虛舉下集義有事方著實言之要知直字即曾子縮字但縮字在臨事自反說此在始終一直上說即其為氣也此言養配義與道配即夾持意此下所行合義無不慊於心意成之氣配義與道只在作事上看無是餒也是指浩然之氣餒是體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不充有無以配道義意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

言道舉統體言義字精道
字大配訓合而有助合是
一滾出來意助即襯貼起
來意下文集義是平時工
夫此配道義是卒然臨事
配字倒互不得無是餒也
反說

是集節旨

此方以養氣之始言之孟
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
所生一句上言集義不及
道者道體也義用也言用
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
夫處故只說集義氣之生
由積漸致然義襲而取者
只是些客氣不久則消也
行有不慊句跟集義說為
是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
義而言若襲則何從語此
哉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
知義外義只是將義屏除
去并非義襲而取者也

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誠能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此氣則其功用果何如哉吾知其為氣也養成之後自然發奮勇往配合乎道義而
為之助義所當為者氣即輔之以為道所當行者氣即輔之以行也若無此氣則體
有不充雖道義之所在亦補上其為氣頂浩然來
將餒焉而疑懼不決者矣此其為氣頂直養來
是從內非義襲而取之也
生出來非義襲而取之也
取來之字指氣言
行有不慊於心
行是行事不
慊根襲義說則餒矣

餒亦是氣不充體
但跟無道義來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外義是告子病
根正與孟子反
積善盡欲

始乃由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
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
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
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然氣固足以配乎道義而
功故是必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皆合義則自反常直此氣自然發生非由
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不慊於心
氣即因之以餒矣夫集義則心慊而氣生不集義則心不慊而氣餒義之非在外也
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其不求義於心而以義為外也安能集義以生浩
然之氣哉
朱子曰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集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告子
氣故補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外義而

必有節旨

此正言善養生夫只在義

求○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是此外無他事心勿忘頂必有勿助長也頂勿正說蓋

上著力不在氣上著力有

必矯揉以助之其病勿正則心專於集義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攬之者芒芒然

事而勿正養氣之始事勿

尤大也下詳言之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攬之者芒芒然

忘勿助長養氣之終事玩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助即指其子趨而往視之往視是疑苗則槁矣

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惟

其集義所生故當有事勿枯死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此句自養以為無益而舍之者舍之是不不耘苗者

忘惟其非義襲而取故當

也不耘苗是喻辭見助之長者之字指攬苗者也攬苗亦是喻辭非徒無益無益者

勿正勿助上截有事是主

也無害於氣之甚意助之長者氣說攬苗者也猶言斲喪其氣非徒無益只是氣

勿正是輔味必字而字可

不能生不敢向前而又害之便餒不能培養起來且連浩然之體皆斲喪了註必有

見下截勿忘是張勿助長

見下截勿忘是張勿助長

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

有所事也正預期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

見總申直養無害一句勿

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攬拔也芒芒

忘承有事勿助長承勿正

就上一二意說進一步耳引

就上一二意說進一步耳引

宋人一段甚言助長之為

宋人一段甚言助長之為

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攬而助之長者正之

害蓋助之心生於正而助

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講夫氣由集義而生

之害甚於忘也天下之不

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講其用功當何如必

助以下俱自養氣者說卻

孜孜焉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

帶定喻意發明其害甚於

未至但當勿忘所事其心只管集義切不可作為以助氣之長也此則氣得所養而

忘處痛切言之以為養氣

又無所害謂非集義養氣之節度乎然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為尤甚養氣者慎

者戒說約云養氣知言兩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攬拔之使長者乃芒芒然昏昧無知而歸謂

者戒說約云養氣知言兩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攬拔之使長者乃芒芒然昏昧無知而歸謂

者戒說約云養氣知言兩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長而攬拔之使長者乃芒芒然昏昧無知而歸謂

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之旨

知言節旨

此節上四句因言以知其

心下四句因心以知其害

然因心知害就在因言知

心時知之故總謂知言淫

邪遁皆起於詖陷離窮皆

由於蔽四者各相因一步

深一步言形於外故以病

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要

看四所字詖有許多樣詖

蔽亦有許多樣蔽如楊之

辭偏於為我知所蔽在見

義而不見仁墨之辭偏於

兼愛知所蔽在見仁而不

見義淫邪遁亦然心之失

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

事此章先政後事是自大

綱而至節目後章先事後

政是自微而至著須知政

事之害亦詖淫邪遁之言

偏是為詖辭吾則知其心

其家人曰予今日過勞而病矣子用力以助苗長矣其子心有所疑趨而往視之其所擾之苗則已槁矣是宋人助長之弊如此今天下之養氣者不為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氣為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助之長者正

如擾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反害乎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當集義而不當義襲矣吾之所謂善養浩然之

氣而異於告子者以此

○何謂知言是究知言之實曰詖辭知其所蔽

詖是於正理說著

卻那淫辭知其所陷淫是其說汎濫而無涯

半也

邪辭知其所離邪是連半邊理都違失

道是別換話頭以支飾

生於其心生心指蔽

害於其政政是事

其政發是見

害於其事事是政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吾言只指生

之也詖偏跛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

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

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

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

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

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講丑又問

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曰養氣

之說既聞命矣敢問何謂知言孟子曰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如其辭之所發倚於一

害之聖人二句只縮生心
四句孟子知言之學正所
以排羣言而獨接聖宗處
提出聖人二字深意自見

宰我節旨

此以後因丑提出一聖字
為問故下只發明願學孔
子意善為說辭大槩只是
善辨臆中理也善言德
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

事也善言字輕德行字重
二段要見不能彼此相兼
引孔子辭命不能句正見
得兼之之難不得認真孔
子不能也夫子既聖此丑
推尊之辭

曰惡節旨

通節專注夫聖孔子不居
句以明已之不敢當意我
學句須粘聖字說言學聖
之道不厭以聖之道教人
不倦也智仁是全體不厭

知其心有所陷故其辭淫也淫之不已至無正說是為邪辭吾則知其心有所窮故其辭遁也抑不特
其辭邪也邪之不已必變其說是為遁辭吾則知其心有所窮故其辭遁也抑不特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已也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必且害於其政
而大綱因之以壞矣既發於其政必且害於其事而節目亦因之俱壞矣然是害也
乃必然之理雖後世有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發政害事之言矣吾所謂知
言者如此彼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已之言且不能知其何以知人之言也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善說辭是言合於理而
足以達意屬知言邊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善言德行
重德行不

重善言屬
孔子兼之
之字指說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辭文辭命合總
然則夫子

既聖矣乎
然則總承知言養氣
來聖字是推尊孟子
也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
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
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
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丑問孟子知言養氣之說遂以聖擬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講之曰昔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則善
為說辭然不能於說辭之外有所兼也若冉牛閔子顏淵則善言德行然不能於德

行之外有所兼也惟孔子言足為經行足為法既兼乎數子之長而猶自謂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自謂我能知言我善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豈不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
是字指既
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聖以道全
德備言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是不敢
當意
我學不厭而教

曰惡是何言也
是字指既
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聖以道全
德備言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是不敢
當意
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是一事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兩也字當如此體認仁智兼全豈不既聖孟子不敢當聖而又引孔子之言便隱然有願學意了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此丑歷舉羣賢所造以探孟子之所安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已非小可具體是聖人全體備具又不止一體矣丑俱作贊辭微字只帶說如顏子猶役思勉冉閔尚多滯形迹是也

不倦也此句將自己與聖離開說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是不厭從教不倦仁也倦從

仁中且字見夫子既聖矣既聖謂為聖有餘夫聖孔子不居不居即是何言

也此申言丑擬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已之過意註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講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講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其道全德備之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己而不厭而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也子貢就其辭而贊之曰學不厭者乃深見道體之無窮智之所以自明也教不倦者乃渾然物我之無間仁之所以及物也有是仁而且是有是智夫子既為仁智合一之聖矣子貢孔子相問答如此夫聖之名孔子尚不敢自居而子乃謂我為聖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昔者對今日言竊聞是私竊得聞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有一體謂子夏子游得其

文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具體是有聖人全體微字只輕帶說敢問所安註此一節林氏

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講丑見孟子不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講敢以聖自居又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全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如子夏子

游子張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皆有聖人之一體是偏而未全者也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皆備已具聖人之全體特其形迹尚存而微

○曰姑舍是是字指上

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婉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貶諸賢願學孔子已在言下

潘氏云纒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
數註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講孟子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
子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數子雖賢吾姑舍置之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何

伯夷節旨

是問肯以

曰不同道

道即照下三段行事上說

非其君言

非其君言

非其民不使

不同道就志行上說列舉

非其民言

治則進

此句說亂則退是遇紂無道而居北海之濱

伯夷也

伯夷以道何事非君

言何者非

夷尹之道連及孔子正為

非良民

治則進

此句說亂則退是遇紂無道而居北海之濱

伯夷也

伯夷以道何事非君

言何者非

願學起案伯夷無治則進

君

何使非民

言何者非我治亦進

指湯

亂亦進

指桀

事實此句伴說治亦進二

句重亂邊如五就湯五就

桀可見仕止以出處言久

出言可以止則止

止以言可以久則久

久以言可以速則速

速以去言四則字

速以去就言四可以字即

中為

皆古聖人也

聖人兼行各造於極而無事勉強說

吾未能有行焉

二句須提孔子作主方見推尊意

乃所願

天道之本然四則字乃時

道

皆古聖人也

聖人兼行各造於極而無事勉強說

吾未能有行焉

二句須提孔子作主方見推尊意

乃所願

中之妙用合看併讀乃得

願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皆古聖人二句以孔子為

願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王言孔子固聖人而夷尹

死伊尹有莘之處土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亦聖人孔子吾固未能行

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章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夷尹吾亦未能行也乃字

子自處若伯夷伊尹何如其肯處之否乎孟子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彼非其可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

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不仕此伯夷以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者

清為其道者也何事非君不必皆明君也何使非民不必皆良民也世治亦進而仕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

世亂亦進而仕此伊尹以任為其道者也若夫可以仕則仕而無心於必仕可以止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也此處不必抑二子礙下

則止而無心於必仕可以久則久而無心於必久可以速則速而無心於必速此孔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吾未能有行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主方見推尊意

班乎節旨

此以下發明因何願學孔子
子意若是班乎承皆古聖
人來否字言孔子非夷尹
所能班自有生民二句又
推開說為後文宰我三節
起案

有同節旨

此問亦從皆古聖人來上
半段論力量德之盛根本
之大也下半段論心術心
之正節目之大也兩皆字

周禮職方氏
封公以方五
百里侯方四
百里伯方三
百里子方二
百里男方百
里與王制異

但浮雲富貴之心即遜國
遠逃之節一介不取之操
亦不急於功名故曰皆不
為是則同便見得其餘不
盡同處

所異節旨

吾身不特孔子之聖末之能行即夷之清尹之任亦未能有行焉乃吾心之所願者
則惟學孔子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與夷尹不同矣豈肯自處
乎○伯夷伊尹於孔子於字作若是我之聖人不知其人品亦果若
聖者說非凡民也此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丑又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既皆
句包道德事功說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為古之聖人不知其人品亦果若
是班乎孟子曰謂其果若是班者否也自有生民以來其間聖人相繼而
作吾不知其凡幾矣皆未有如孔子道德事功之隆者也豈止於夷尹乎○曰然則

有同與然字承上不可班來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百里是極小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皆字指夷尹孔子朝諸侯是使其來行一不義不義以殺一不辜不辜以

一字見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為是不屑為苟是則同是字指得百里以

見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見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

以為聖人矣講同以言其德之盛則得百里小國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

於此不同鳥在○曰敢問其所以異異是同中之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

其為聖人哉○曰敢問其所以異異是同中之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

所以異一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智足知聖句正說下句不過設辭以決其言之可信耳此下三節只實證一異字無非言其異於羣聖而表己願學意

宰我節旨

此引宰我之言可信見孔子之異於帝也以予觀者對他人言唐虞無堯舜不過一時為春秋春秋無孔子將使萬世無唐虞故曰賢之遠

子貢節旨

此引子貢之言可信見孔子之異於王也首五句泛論個稽古之法引起末二句見禮二句正子貢差等百王訣子四其字指百王未有只就夫子德政說如綏來動和之政溫良恭儉

人智是識見高明聖人指孔子此句重汗對假設之辭不至阿其所好阿是阿私好是汗下也三子

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講丑又問曰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講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

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昔賢已有言之者矣蓋聖人原不易知彼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之道假使其智識汗下必不阿私其所好而空譽

之况智而非阿者乎其言更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夫子指賢於堯舜遠矣賢是勝就事功說遠是賢之甚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宰我曰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講之言

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之堯舜以道治唐虞之天下夫子又推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之天下其功之大賢於堯舜蓋甚遠矣此宰我智足知聖而言之可信者

也夫夫子且賢於堯舜而異於夷尹不待言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禮是制度文為所以文飾治道者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

聞其樂而知其德樂是聲音節奏有美善之殊德是躬行心得有性反之異由百世之後由從等百世之王等是

優劣意莫之能遠也遠字作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自道德之盛上說則言大凡見人之禮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講子貢之言曰先王之政雖

質而知其所施之政有煩簡先王之德雖其苟聞其所遺之樂有美善而知其所存之德有性反我由百世之後以禮樂差等百世之王其德政之汗隆皆莫之能遠而

麒麟

牝曰麒麟牡曰

麟毛蟲三百

六十麟為之

長麟麕身牛

尾狼頭馬蹄

一角角端有

肉其性含仁

懷義音中黃

鐘步中規矩

不踐生草不

履生蟲王者

至仁則出黃

帝時遊於苑

圃周成康時

在郊數韓子

昭昭也

之德真寶絕千古若禮樂
說夫子身上不得當云夫
子定禮以寓政正樂以彰
德可以垂法萬世不但如
百王之德政僅行一時也
者傲
鳳凰之於飛鳥
泰山之於巨壘
河海之於行潦
此均一飛走
流峙之類
聖人之於民
聖人是人之至者
亦類也
就形性
出於其類
賦言
拔

此引有若之言可信見孔
子異於古來在上在下一
切之聖人也首句喚起凡
物同類意語氣至亦類也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
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
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
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
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
索有若之言曰天地閒豈
惟民不能為異哉即麒麟之
祥而比之走獸即鳳凰之
靈而比之飛鳥即泰山之高
而比之巨壘即河海之深而
比之行潦均一飛走

類也均一飛走
流峙之類
聖人之於民
聖人是人之至者
亦類也
就形性
出於其類
賦言
拔

類也均一飛走
流峙之類
聖人之於民
聖人是人之至者
亦類也
就形性
出於其類
賦言
拔

類也均一飛走
流峙之類
聖人之於民
聖人是人之至者
亦類也
就形性
出於其類
賦言
拔

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已也

假仁章旨

此章嚴王霸之辨欲有國者知所夬擇意上節言王霸之心誠偽不同下節言人之應之其誠偽亦不同兩節文勢俱詳王者須歸重王者一邊說

假仁節旨

無其心而襲其事謂之假假字着力本諸心而達諸事謂之修行字自然王霸二字是定其人的非論霸

七十子

顏繇曾點顏

同曾參閔損

再耕再雍宰

子端木賜冉

求仲由言偃

下商顛孫師

有若澹臺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用也霸是諸侯之長霸必有大國有大國可為假仁之資以德行仁者王是德

實心仁是實政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

王不待大言不待於大國恃德不恃力也

湯以七十里七十指毫都

文王以百里百

指岐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

周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霸之所以異曰王霸之辨辨諸心而已彼心無是仁而以土地甲兵之力假借行仁之名以為功者此之謂霸霸者必有資於大國然後其仁可得而假也若夫以吾心之德而推之以行利物之仁者此之謂王王者不待於大國而德自足以有為也不觀之湯文乎湯以德行仁於商特以七十里而九圍是式不待大也文王以德行仁於周特以百里而三分有二不待大也知王

者之不待大則霸者之必有大國益明矣

○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非心服也是應

偽力不贍也不贍是屈於力以德服人者謂以德得人之服中心悅而誠服也是應之誠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也此句是擬其服之誠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自字皆就鎬京說無思不服無一人之心思不服此之謂

也此字指中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

心悅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講夫霸者以力假仁是以力服

服以德服人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乎人者然已以偽感則人亦

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乎人者然已以偽感則人亦

以偽應其服之者非心悅而誠服也特屈於力之不贍不得已而服之也王者以德

行仁是以德服乎人者然已以誠感則人亦以誠應其服之者中心悅其德之廣被

上以力假仁二句中已各

服人節旨

明宓不齊高含服人意故此直承之人而誠服之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非有勢力以驅而流離困厄相從不二者然也觀

柴樊須公西字指列國諸侯言力不贍於大雅之詩有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服盡於東西南北則德之所化

赤原憲公哲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者廣服出於思則誠之所孚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能如此

哀商瞿公良之服孔子足上中心悅句從德中行出所以此節亦只說德更不說仁

懷秦商南宮引詩重思服上詩文上有適公肩定梁鎬京辟雍四字武王正行

鱸公冶長司仁之王者言其徒居鎬京馬耕巫馬施講學行禮天下自服也此

冉儒顏辛公之謂只繳上心悅誠服

孫龍漆雕開仁則章旨

伯虔曹卹陳此章勉時君以強仁也榮辱亦知榮辱之所由至乎苟人君能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

亢叔仲噲施辱分頭在仁不仁而仁不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今國君徒知惡辱而反居不仁

之常琴牢秦仁之轉關在及是時首節則辱必不能免是猶惡淫而

祖奚葳公孫是綱如惡二節申仁則榮反居於下則溼必不能免也

茲廉潔公西今國家節申不仁則辱禍下二句

輿罕父黑公福節結出自求字末節引正見之

西葳壤駟赤詩書以證之

再季薛邦石仁則節旨

處懸竄左郢上二句是論其理下是致患內憂

狄黑商澤任其戒仁不仁在行事上看必畏之矣

不齊榮旂顏榮辱就國勢上看榮即人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仁不仁就今惡辱而居不仁今指當時諸侯說

溼而居下也溼比辱居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孟子勉當時諸侯為仁

○如惡之之指莫如貴德而尊士言貴重夫德而凡有德之士則尊顯之也

能者在職能即士中得德之偏長緒餘者職是眾職

明其政刑明是講明整齊政指紀綱

雖大國刑指法度宜切戰國時說

必畏之矣長是畏威懷德大國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疆仁之事也貴德猶

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夫辱而不惡則

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亦已矣如惡之

秦非漆雕徒
燕級公夏首
重不仁邊以起次節

如惡節旨

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
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疎動
他莫如字直貫至政刑住

僕孔弗漆雕
貴德以下皆強仁之目德

多縣成顏相
兼賢能尊士便是貴德賢

牧皮秦冉申
能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

張顏何其七
及字可玩有及今不為後

將無及意任治人明治法
是行仁之實大國必畏應

上榮字

追天節旨

此引詩及聖言證上節之
意追字應及字重看未陰

兩影國家閒暇徹桑土二
句影明政刑今此二句影

大國必畏味一或字正思
患預防隱隱與追字精神

相激射知道知所以治國
之道但在下二句方見能

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所貴在德而尊禮有德之士士之賢者任之在輔弼之位
士之能者用之在有司之職是有治人可與圖治道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則
遂及是時而與賢能修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
其平如是則吾能仁矣仁則邦本已固國勢已強雖大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榮如之
吾所謂仁則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
追字
徹彼桑土
桑土桑根之
皮帶土者
綢繆牖戶
牖是巢
之出入處
今此下民
巢在民居之
或敢侮子
有惴惴莫必意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處戶是巢
之出入處
今此下民
巢在民居之
或敢侮子
有惴惴莫必意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
為作也道
能治其國家
治字有思
誰敢侮之
誰指列國之
註
詩幽風鴉鴉之
君侮是侵伐
篇周公之所作

也追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
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子者乎周公以鳥之為
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
講
幽風鴉鴉之詩有云追天之未陰雨則徹彼
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講
桑閒之土以綢繆補葺夫巢之牖戶其備患

之密如此今此在下之民或敢有侮子者乎此周公愛國故託鳥言以喻治也孔子
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治國家之道乎人君誠能思患預防以治其國家
則內治既固無隙可乘誰敢玩德抗威而侮之詩人之意如此信乎其
知道也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所謂強仁而大國必畏者益可信矣
補
鴉鴉一詩
乃周公避位居東所作以貽成王者此時尚未東征也及王悔悟迎公然後
命之東征以討管叔武庚耳居東二年前奉命討叛東征又三年在後
○今國

家閒暇
今指當
及是時
是及閒
般樂息教
此即不
是身求禍也
禍即是辱指
註
言其
縱欲

相激射知道知所以治國
之道但在下二句方見能

患預防隱隱與追字精神

大國必畏味一或字正思

兩影國家閒暇徹桑土二

句影明政刑今此二句影

意追字應及字重看未陰

此引詩及聖言證上節之

上榮字

將無及意任治人明治法

是行仁之實大國必畏應

及字可玩有及今不為後

能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

兼賢能尊士便是貴德賢

治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此二句亦是孔子語

今國節旨

此及時自娛正與及時圖治相反呂氏云上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幸此是叢勝之閒暇其閒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禍福節旨

總結上三節轉榮辱為禍福正危言之自字只作由字看已乃自求禍之自也

永言節旨

引詩書要味兩自字正極提醒世主語詩是周公進戒成王者以言訓念有念

俊傑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之豪過十人

此之謂雙頂詩書尊賢章旨

偷安亦惟夫何今之為君者富國家閒暇乃及是時不知用賢修政惟知般樂以日不足也講縱欲怠教以偷安政荒而不知問刑虐而不知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尊如之吾所謂不仁則辱者如此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一節故曰結上文講由此觀之仁榮福也以己之防於未陰兩者致之不仁之辱者豈可諉於偶然而數哉

詩云永言配命

命指理言配命即合理也自求多福多福盛大之福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

違是逃而履意自作孽如放辟邪修之罪不可活活是逃而此之謂也此字指禍福意詩大

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追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詩不云

乎人能長言合於天理則多福自我而致之太甲之書不云乎已無罪而天降之災或猶可得而違自為不善而陷於惡則不可得而活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也書

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然則好榮惡辱者可不自反而仁乎

○孟子曰尊賢使能

尊是敬禮賢是有德者使是任使能是有才者俊傑在位在位頂尊使說則天下之士

皆悅士指俊傑而願立於其朝矣願是身未歸異於眾者講孟子勉當時人君行王

得人心誠使為人君者能尊禮乎有德之賢任使乎有才之能而賢能之俊傑者皆在於庶位則風聲所感不特吾國之士悅之也舉天下之士皆悅吾待士之厚而願

得人心誠使為人君者能尊禮乎有德之賢任使乎有才之能而賢能之俊傑者皆在於庶位則風聲所感不特吾國之士悅之也舉天下之士皆悅吾待士之厚而願

得人心誠使為人君者能尊禮乎有德之賢任使乎有才之能而賢能之俊傑者皆在於庶位則風聲所感不特吾國之士悅之也舉天下之士皆悅吾待士之厚而願

得人心誠使為人君者能尊禮乎有德之賢任使乎有才之能而賢能之俊傑者皆在於庶位則風聲所感不特吾國之士悅之也舉天下之士皆悅吾待士之厚而願

得人心誠使為人君者能尊禮乎有德之賢任使乎有才之能而賢能之俊傑者皆在於庶位則風聲所感不特吾國之士悅之也舉天下之士皆悅吾待士之厚而願

者謂之傑

塵

此章見王政以得人心為本最重信能行一句前五

立於其朝矣

市是都邑之街市

塵而不征

塵是市宅之稅只作賦字看

法而不塵

法是市官之法平物價治其爭訟則天下

此塵字是市中列肆故曰

節只概言王政可以感人

五天下字便包下鄰國在

內五願字從五悅字生來

末節方是勉諸侯實行王

政以王天下也

尊賢節旨

此言王政待士之重士為

四民之首故先及之賢曰

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

尊能曰使亦有分寸尊賢

使能便是俊傑在位申說

則字有不待招徠意

市塵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師以塵里任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旅之厚行旅

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講

其於市宅之民已賦其市地之塵則無令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

里布凡田不

宅不毛者有

此言王政待旅之厚行旅

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講

其於市宅之民已賦其市地之塵則無令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

里布凡田不

里布凡田不

里布凡田不

夫里之布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周禮地官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師以塵里任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國中之地凡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宅不毛者有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里布凡田不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其衰衰則貨財不通故有

抑有勸法是常行底塵是

因時底征是決無底

關譏節旨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

其盛盛則人皆去本又惡

耕者出屋粟賣者言

凡民無職事

耕者節旨

者出夫家之此言王政待農之厚治地征以時征其莫善於助言助而徹可該

賦○朱子謂

廬無節旨

一里二十五

此又王政寬廬居之民也

家之布亦不

就市中交易言曰商就市

可考

中居處言曰民當時待商

有此兩層廬與貨之征已

不是又舉先王罰游民情

農者併取之益不是故並

及之無夫無里之布本文

只一項註引周禮兼一家

力役之征亦不必添出氓

字從亡蓋去本土而占籍

他國者也

信能節旨

上只條陳王道而言其理

如此此信能行五者句方

是責成世主之辭信能二

字重看謂以實心行實政

不徒虛文粉飾也仰之若

布以其與不種桑麻者異也則天下之補夫是粟米之征布是布縷之征二罰專為民皆悅吾待民之有恩而願為之氓矣補警游惰而設今日市宅之民或貿易或營作既非無常業者比故不令出夫征且堆積○信能行此五者信是實行五者指上五節則鄰國貨財之所原非可種桑麻故不令出里布

之民鄰國對本國言仰是愛慕即上願字之字率其子弟率是引導民是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矣指君說若父母是願歸意

國之攻其父母攻是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濟是成其攻之之事如此指率其則無敵於民言

天下言人自無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天吏是奉行天命以征四方者然而不王者王字見可為與我敵

之有也是反言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其必王註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

讐講夫王政可以得民如此特慮今之君莫之行耳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若

荀鄰國之君率其子弟以攻其所仰之父母吾見人心在我而不在彼自上皆生民

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天吏也既為天吏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

矣今之君亦何饒雙峰曰吏君所命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兼智愚賢不肖說不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

憚而不行哉補天吏天所命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不忍人是不忍害人意之物因各得乎天地生物

父母從上五願字來無敵之心以為心所以人講孟子勉時君擴充其仁心也曰人之生也自聖人以至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其品不齊矣而皆有不忍害人之心不以聖人而後有不忍害人之政矣先王指聖人說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斯有是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政

人皆章旨

此章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末二節言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通重擴充二字而知字尤為喫緊人皆節旨

渾淪說箇不忍之心自該性情言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同體尤相親也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內交見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要譽見非惡

其聲而然也非惡聲見不避謗然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

先王節旨 此只舉先王做個極頭樣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非

子以為擴充之的上二句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講然吾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今重政字下二句仍歸重心字斯字最緊聖人有此心便有此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承上急疊起下語也蓋乍見之時未暇為惡其聲計也此足以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矣○由是觀之非層次語也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

所以節旨

此節是不忍人之證驗緊要只乍見二字卒然而感正是當下真心若下內交三件便是轉念了怵惕緣乍見而驚動惻隱由傷切而痛深非所以三句就一時不及轉念者言陶石簣曰怵惕惻隱只乍見時真心如此未說到救處然怵惕惻隱則隨救之矣

由是觀之是字指乍見真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註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講由是乍見孺子一事觀之類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既有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由此出若無羞惡之心必其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羞惡之心乎無辭讓之心必其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辭讓之心乎無是非之心必其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是非之心乎補上只言惻隱而此兼三者言辭讓是非亦俱離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非人是決言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是仁之發端是端倪物之緒也譬羞惡之心義之發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辭讓是禮之發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是智之發

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講然是心也非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講自外至也即

心語氣接上甚緊無字與有字反照非人也不是煞辭只反言之見其必有朱子云羞惡三者皆是惻隱中發出若無惻隱則本心斲喪三者皆無從出矣故惻隱比三者較大

惻隱節旨

此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非如性善章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性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八個之字分際分明四個也字指點融洽端字對下充字說見端可充而又含不可不充意程子曰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說得最分明

人之節旨

此節承上皆有起下擴充之意四體不容一毫虧欠

此惻隱之心乃仁蘊於中而著其端緒於外者也然有是仁則必有是義禮智其差惡之心乃義蘊於中而著其端緒於外者也辭讓之心乃禮蘊於中而著其端緒於外者也非之心乃智蘊於中而著其端緒於外者也使無仁義禮智之性又安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乎惻隱之心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心便動若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人之有是四端也四端是仁義禮智之端猶其有

四體也

手足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指君說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

賊是引其君於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

夫人心必有是仁義禮智不善就是害君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手足之四體也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待其身自賊其身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待其君而賊其君者也然則臣固不可以賊君君亦安可以自賊哉不安於自賊則當知所以自反而擴充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凡字對先王言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重看

正擴充下手工夫皆字兼四端說

若火之始然

始然之火不可撲滅

泉之始達

始達之泉不可壅滯二始字宜玩

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保四海亦即與運掌之治相應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是反言以見其當充意

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

四端亦不容一毫虧欠自謂不能指君重看謂其君不能指臣帶說不能即下不能充意且渾言

凡有節旨

此正前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實事凡有四句是著知善端擴充之機苟能

二句究其能充之量苟不二句決其不可不充也上

重知擴字是用功之始下重能充字是用功之終知

矢人

字與始然始達相應中閒矣字文勢不斷能字比知

黃帝臣牟夷

字較實能充便有不忍人

官司弓矢掌

之政了以四端達為許多

入矢之法枉

經綸措置故遂云保四海

矢絜矢利火

是然達之究竟處與治天

射用諸守城

下可運之掌上相應註即

軍戰殺矢鏃

此字指四端言由此字指

矢用諸近射

然達言

田獵矰矢莈

矢人章旨

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端誠使凡有是四端於我者不敢諉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為何心知皆即此推廣之以充其本然之量矣則其發見之端日新不已若火之始然而不可滅也若泉之始達而不可遏也然其功可自己乎苟能因此火然泉達之機而遂充之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四海之大自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雖父母之在家庭而且不足以事之矣充之

其容已乎人皆有是心者補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言擴其亦以先王為法焉可也補擴如注水下去充即注得器滿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矢人是造箭之人不仁就心矢人惟恐不傷人

在心上說不傷人恐矢不利

函人惟恐傷人

傷人恐

不堅

巫匠亦然

亦然對矢人

函人之心看

故術不可不慎也

術

指

凡百藝慎註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

是當擇意註

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侯之為仁也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矢人之本心其初豈不仁於函人哉但即其為

矢為函之心而言之矢人則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能傷人函人則惟恐其甲之不

堅而至於傷人是矢人之心果不仁於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為然也巫者為人

祈祝利人之生亦猶函人然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亦猶矢人然是匠人之心果

不仁於巫人矣然非其初本心之異也其術使

補

治術不慎則其心不顧害天下

○

之然耳故人之擇術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

矢用諸弋射此章教時君因恥辱而勉
恆矢庫矢用於仁與仁則榮章同意首

孔子曰里仁為美此仁字在風俗上**擇不處仁**此仁字在心德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諸散射○考節言人當慎術次節引聖
工記矢人為言以見擇術當在仁三節

人之安宅也人自稟受言安宅是安逸之宅**莫之禦而不仁**禦止也**是不智也**是字承上

矢鏃矢第矢深為不仁者警末二節激
參分一在前之為仁在乎反已

莫之禦而不仁禦止也**是不智也**是字承上

二在後兵矢 矢人節旨
田矢五分二 此借矢函巫匠引入本文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在前三在後 兩惟恐字註兩利字皆以
殺矢七分三 心言心以術異也術字承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在前四在後 矢函巫匠而推廣之不可
參分其長而 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殺其一五分 去其害吾仁者故字中正
其長而羽其 寓提醒擇術意須重看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一以其苛厚 里仁節旨
為之羽深水 此言不仁之由於不智以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之以辨其陰 見擇術不慎之故論語處
陽夾其陰陽 仁指仁里此指仁道天惟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以設其比夾 一爵無並於仁而仁尊天
其比以設其 不一爵有統於仁而仁益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羽參分其羽 尊宅之始基無擾吾仁而
以設其刃則 仁安宅之永固有震吾仁

夫仁之尊爵也此仁字在風俗上**焉得智**智是擇之明**夫天之尊爵也**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人自稟受言安宅是安逸之宅

禦止也

是字承上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此仁字在風俗上

此仁字在心德上

智是擇之明

是字承上

雖有疾風亦而仁益安尊爵安宅隱與弗之能憚矣

○關東曰矢

關西曰箭

下語氣 不仁節旨

函人

考工記函人

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後

為甲犀甲七

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

屬兕甲六屬

後智雖并推出無禮義然

合甲五屬犀

只重不仁上人役卑之

甲壽百年兕

辭弓矢之人不能大有為

甲壽二百年

祇供小藝之役故以為喻

合甲壽三百

如恥節旨

年凡甲鍛不

此節正為人擇術處乃一

擊則不堅已

章大要領莫如字要玩

敝則撓凡察

仁者節旨

革之道眡其

此實指為仁處借射以發

鑽空欲其窳

明之仁者只作為仁之人

也眡其裏欲

如射二字虛冒射者以下

其易也眡其

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已

朕欲其直也

意在言外正已影照自修

囊之欲其約

其德發字影照行仁中字

也舉而眡之

影照仁政化成勝已影照

指人莫如為仁為仁就根於心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夫為人役固可恥矣而所以致此恥者亦由不仁耳如恥之莫如反其所為而為仁修其天爵而不敢棄居其安宅而不敢曠此擇術之審而凡若智若禮若義之足貴

者皆在我矣尚何仁者如射且虛射者正已而後發正已內志正外發而不中

不中不怨勝已者不怨勝我之人反求諸已而已矣內志正外體直註為人乎哉謹

者之於仁有如射然射者之於射必內正已之志外直已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

發矢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已者惟反求諸已以為吾志容有未正吾體

容有未直而已矣為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人能擇術以處仁則仁補陳新安

道渾全而智禮義悉備天下皆為吾役矣此擇術者所以必處於仁也補曰上言

不智欲人以是非之心擇為仁之術下言恥之欲人以羞惡之心決為仁之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過是無心之失兼言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

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虛滅其身謹孟子敘聖

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謹賢樂善之

誠若曰善在天下公之人己之閒可取亦可與也吾嘗尚論古人而見樂善之誠焉

古之人有子路者勇於自修或有人告之以有過則欣然而喜以其過可得而聞即

可得而改也其禹聞善言則拜善言是有益於身心國註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

樂善何誠也家者拜更是心樂下人註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

欲其豐也衣聽令強大反求影照增修之欲其無虧德政兩已字正與人役人也愆音宛小字相對

子路章旨

下之講古之人有禹者一聞善言則屈已而拜受補子路之喜亦在舍已一路禹之善也講之以其有裨於己者也其樂善又何誠也補受善亦在取人一路人告之字內亦有取人意拜字內亦有舍己意特分量大小不同有心無心稍異

穢惡也朕縫此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愈進愈無窮也蓋由子路進

舍已從人

此不知善之樂取於人以爲善此不知善之在人重

無齡者身無之禹已是大了舜則更有

斷齧之病也一種難及處乃孟子恢弘

弓人

善量引人詣極之意歸重

黃帝第五子

君子莫大句

青陽生揮爲

弓正觀弧星

此重在喜上喫緊尤在則

始制弓矢

字纔聞便喜見出於中心

夏官司弓矢

之誠是子路見得己未善

掌六弓之法

而善在人也

王弓弧弓以

禹聞節旨

授射甲革楛

此重在拜上惟其心誠好

質者夾弓庾

之故拜是禹見得善在人

弓以授射紆

而已未善也看註不待有

侯鳥獸者唐

過句便是進於子路

弓大弓以授

大舜節旨

此言舜之大是自然氣象

樂取於人以爲善

此不知善之在人重

未善則無所擊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

同之講聞過則喜猶知過之在己聞善則拜猶知善之在人若大舜之所爲又有大

目也講於禹與子路者焉以天下之公善亦與天下之人同之內不見其有己外不

見其有人也若己未善則舍己以從人之善人有善則樂取於人之善以爲己之善

是其舍之也以己而同於人其取之也以人而同於己所謂善與人同者蓋如此此

舜之所以爲大也

自耕稼陶漁

皆以處窮時言以至爲帝堯禪時無非取於人者無非是無一時

註舜之側微耕於歷山講然舜之取於人不特一時爲然也自耕稼陶漁之時以至

陶於河濱漁於雷澤講受禪而爲帝無非樂取於人以爲善者其樂善之懷初未

嘗以窮達而有閒也取諸人以爲善此句接是與人爲善者也與字無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君子就舜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

推開說註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講夫取諸人之善以爲吾善則人因我

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講之取而益勤於爲善是由我取善之

在

勞者考工記善乃人我公共之理與人

弓人為弓取同與字卻屬舜藏有已字

六材必以其在舍己二句串說舍己者

時六材既聚謂不先立已見而虛心以

巧者和之幹聽乎人舍己就是從人從

也者以為遠人就是取人下特加一樂

也角也者以字極表其取善之誠也

為疾也筋也自耕節旨

者以為深也此包括舜一生而言以盡

膠也者以為無非二字之量是足上節

和也絲也者意取諸節旨

以為固也漆此是孟子推出善與人同

也者以為受大順大化處玩一是字與

霜露也○天子雕弓諸侯善即在取善內無兩層與

形弓大夫墨字中兼有善者以見取為

弓榮而益勵於善未善者以

耕稼陶漁不見取為恥而皆勉於善

史記云舜耕意莫大乎與人為善是完

厯山厯山之得此萬善一體之量

人皆讓畔漁伯夷章旨

雷澤雷澤之此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

誠有以與助乎天下之人以為善者也夫能使天下之人皆觀於為善則天下之善

皆吾善矣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蓋舍己取人固足以見舜之大而至於與人為

善尤足以見舜之大也信乎論故君子三字即舜而推開之以示感歎勉勵之意

樂善之極者必以大舜為歸矣補莫大乎句在舉一世而甄陶之上見其大上節大

字就取人為善言此節大字就成人為善言蒙引云總註彼此字非由禹與舜

分彼此是以人已分彼此故其在人二句通指三人說蓋第槩言其理以示人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如贊見國君或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聘問鄰國皆是至推惡惡之心推即上文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

坐於塗炭塗炭是至推惡惡之心推即上文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

者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受也不受指聘不受也者此句接是亦不屑就已

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講此孟子就夷惠

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講所行而斷之以

見已願學之別有在也曰古之人有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擇友而

友非可友之友則不友不但非君不事也亦不一立於惡人之朝焉不但非友不友

也亦不一與惡人言焉若其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以為辱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不忍須臾少安也然不但惡惡之嚴如此也推極其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

禮是失

禮是失

禮是失

禮是失

禮是失

禮是失

禮是失

人皆讓居陶
河濱河濱之
器皆不苦窳
一年所居成
弊不由其隘
聚二年成邑
不由其清和
也言外有願
學孔子意

伯夷節旨

此節詳敘伯夷一步緊一步以不屑就為歸宿總逼出個隘來非其君非其友兩其字是以自身律別人也事君交友是常立朝與言是暫自擬於朝衣朝冠在身視天下皆塗炭也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鄉人冠不正未為甚惡而必去諸侯善辭命無少失禮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就諸侯說而眾人可知夷之清到此地位分明有一隘字在

柳下節旨

其冠不正亦少失禮耳非若甚不可與之人亦非有甚可絕之行乃望望然去之而不顧若將浼己焉其心如是是故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外似無失禮宜若不必卻者而彼則以為辭命雖善而人未必善亦不受也所以不受者何為也哉蓋凡受之者必其潔於就之也彼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皆惡人之朝是亦不必就之為潔而切切於就也伯夷之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羞不以為恥不卑小官不卑不以為屈進不隱賢賢是道存於心必以其道道是賢達於用遺佚而不怨遺佚自人棄我言阨窮而不憫阨窮自人窮

我為我無與於爾也蓋善自善而惡自惡初不相浼爾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亦爾之

援而止之而止者此句亦接上來是亦不屑去已不屑去言已無往不潔注柳下惠魯大夫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古之人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為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為卑而欲去而可留也講不為其進而事君為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以阿世取容而必守其正直之道以得行其志惟必以道則與世不相入而遺佚阨窮所不免矣彼則雖一時失位而遺佚亦不怨焉雖終身不用而阨窮亦不憫焉蓋所遭拂戾而其泰然者如此則雖不絕乎惡人而實未嘗染於惡人故其自言有曰爾為爾無與於我也

此節詳敘柳下惠一步寬一步以不屑去為歸宿總

逼出個不恭來不羞不卑是

把進不當事了必以道即是不隱賢怨是怨人憫

是自憂不怨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了既述其行復

引其言袒裼裸裎不能浼是

把世人都不當事了故由由以下又槩舉其行而

想其心與之借泛指爾為爾者不自失只帶說止之

止字屬人止惠而止字是惠

自止援止不詳其人是人人皆可以留惠也惠

之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字在

不由節旨

自失禮耳安能浼辱我哉其言如此故常由由然自得與人借處而終不自失其正

馬即其欲去之際或有援而止之者彼則從而止矣夫援而止之而遂止者何為也

哉蓋吾身雖止而其不能浼者猶在是其心亦不以去之為潔而切切於去也柳下惠之和以處眾而不輕與人絕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

隘是

而無柳下惠不恭不恭是有輕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君子時中君子不由

注隘狹

所容柳下惠不恭不恭是有輕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講孟子斷之曰伯夷清矣然孤介絕物視

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天下之人無一可與者其失也隘柳下

惠和矣然玩世輕物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較者其失也不恭隘與不恭則道非大中

而行非可法是以君子不由也夫孟子敘夷惠之行而斷之如此則其所願學者信

有在於時

補由夷惠是為願學時中者說其不同護夷惠正見夷惠真處

中者矣

王元少曰他處欲人師夷惠是為頑懦薄鄙者說此處勸人不

此斷清和之弊隘者視天

下無一人足容不恭者視

天下無一人足較朱子謂

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

惠既和必有不恭處孟子
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
流弊如此君子不由夷惠
一偏之清和自必由中庸
之道矣此孟子所以願學
孔子也